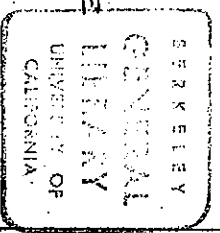


書 叢 宙 宇

(1)

北 平 一 顧

社 風 宙 宇



# 北平一顧目次

北平的好壞	劇作人(二)
想北平	老舍(八)
難認識的北平	老向(三)
北平通訊	廢名(一七)
大都	羅念生(二四)
接壁兒老太太言	呂方邑(二七)
北京話裏的比喻	畢樹棠(三五)
北平的歌謠	李素(四二)
北平的四季	郁達夫(五三)

東108886

北平的春天.....周作人(六一)

北平的氣候.....朝英(六五)

北平的風水.....何容(七三)

我不小覷平劇.....宋春舫(七六)

廣和樓的捧角家.....綠英(八一)

北平的巷頭小吃.....徐寶村(八九)

北平的豆汗兒之類.....果軒(九六)

北平的貨聲.....呂方邑(一〇三)

北平的公園.....魏兆銘(一三)

中山公園的茶座.....謝興堯(二八)

溜躑.....孟起(二八)

菜市口.....許欽文(三六)

北平的廟會.....張玄(四〇)

白雲觀廟市記.....王言一(四六)

北平的市場.....太白(五〇)

天橋.....衷若霞(五五)

北平的洋車夫.....衷若霞(五五)

打小鼓的.....吞吐(六〇)

北平的乞丐生活.....劉小蕙(六七)

古城古學府.....柳絮(七〇)

西郊兩大學.....鍾斌(八二)

從廠甸買書說到北平的舊書業.....任浩(八四)

北平的公寓.....蔽蒂(八八)

公寓裏的風波.....徐崇壽(九四)

何容(一〇三)

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其間曾經回紹興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時間不過一兩個月，又到過濟南一次，定縣一次，保定兩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則五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於我的確可以算是第二故鄉，與我很有些情分，雖然此外還有紹興，南京，以及日本東京，我也住過頗久。紹興是我生長的地方，有好許多山水風物至今還時時記起，如有閒暇很想記述一點下來，可是那裏天氣不好，寒暑水旱的時候都有困難，不甚適於住家。南京的六年學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響與感慨，背景却是那麼模糊的，我對於龍蟠虎踞的鐘山與浩蕩奔流的長江總沒有什麼感情，自從一九〇六

肩鋪蓋出饑鳳門之後，一直沒有進城去瞻禮過，雖似薄情實在也無怪的。東京到底是人家的國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歸根結蒂在現今說來還是北平與我最有關係，從前我會自稱京兆人，豈非無故也，不過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

## 北平的好壞

知 堂

我的公寓生活	鍾 械 (二〇七)
北平早晨的調嗓子	陳啓選 (二二)
北平傳說	劇 半 (二三四)
北平話舊	八六老人 (三三)
閒話中華門	陶在東 (三三)
拘留所速寫	古 月 (三三)
北平的土藥店	金 容 (三四)
北平今日的三多	吞 吐 (三四)

了邊塞，但是我們也能愛邊塞，所以對於北京仍是喜歡，小孩們坐慣的破椅子被決定將丟在門外，落在打小鼓的手裏，然而小孩的捨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

我說喜歡北平，究竟北平的好處在那裏呢？這條策問我一時有點答不上來，北平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我們可以說的，大約第一是氣候好吧。據人家說，北平的天色特別藍，太陽特別猛，月亮特別亮。習慣了不覺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學，便很感着這個不同了。其次是空氣乾燥，沒有那泛濺時的不愉快，於人的身體總當有些益處。民國初年我在紹興的時候，每到夏天，玻璃箱裏的幾本洋書都長上白毛，有些很費心思去蒐求來的如青珂的白蠶繭，因此畫面上便有了「白雲風」似的癢痕，至今看了還是不高興。搬到北京來以後，這種毛病是沒有了，雖然癢痕不會消滅，那也是沒法的事。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總可以說是大方。大方，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邊邊包含着寬容與自由。我覺得世間最可怕的是狹隘，一切的干涉與迫害就都從這裏出來的。中國人的宿疾是外強中乾，表面要擺架子，內心却無自信，隨時懷着恐怖，看見別人一言一動，便疑心是在罵他或是要危害他，說是度量窄排斤異己，其實是精神不健全的緣故。小時候遇見遠親會拳術的人，因為有情無怒，取人已兩不犯的態

度，便很顯得大方，從容。北平的人難道都會打拳，但是總有那麼一種空氣，使居住的人覺得安心，不像在別的都市彷彿已嚴密地辦好了保甲法，個人的舉動都受着街坊的督察，儀式起居的一點獨異也會有被窺伺或告發的可能。中國的上上下下的社會都不掃自己門前的雪，却專管人家屋上的霜，不惜踏碎鄉家的瓦或爬野了牆頭，因此如有不是那麼做的，也總是難得而可貴了。從別一方面說，也可以說這正是北平的落伍，沒有統制。不過天下事本不能一律而論，有喜歡統制人或被統制的，也有都不喜歡的，這有如宗教信仰，信徒對了菩薩叩頭如搗蒜，用神方去醫老太爺的病，在少信的人無妨看作泥塑木彫的偶像，根據保護信教自由的法令，固然未便上前搗毀，看了走開，回到無神的古廟去歇宿，只好各行其是耳。

北平也有我所不喜歡的東西，第一就是京戲。小時候看過這些敬神的社戲，戲台搭在曠野中間，不但看的人自由來去，鑼鼓聲也不大喧鬧，鄉下人又只懂得看，即使不單賞識筋斗翻得多，也總要看這裏邊的故事，唱得怎麼是不大有人理會的。乙巳（一九〇五）的冬天與二十三個同學到北京練兵處來應留學考試，在西河沿住過一個月，曾經看了幾次戲，租看的紅紙戲目，木棍一樣窄的板凳，台上扮演的了藝手淫，都還約略有點

記得。查那時很簡單的北行日記，還賸有這幾條記錄：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岐采卿椒如至中和園觀劇，見小叫天演時，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廣德樓觀劇，朱素雲演黃鶴樓，朱頤通文雲。」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訪榆蓀，見永嘉胡儼莊君，同至廣德樓觀劇。」

三十二年人事變遷得很多，榆蓀曾防疫處長，染疫而歿，已在十多年前，椒如爲渤海艦隊司令，爲張宗昌所殺，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三十年以上不會進戲園，也可以算是一種改變吧。我厭惡中國舊劇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一，中國超階級的階官發財多妻的腐敗思想隨處皆是，而在小說戲文裏最爲濃厚顯著。其二，虛僞的儀式，裝腔作勢，我都不喜歡，覺得肉麻，戲台上的動作無論怎樣有人贊美，我總看了不愉快。其三，唱戲的音調，特別是非戲子的在街上的演唱，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與八股鴉片等有什麼關係，有一種麻痺性，胃裏不受用。至於金革之音，如德國性學大師希耳息那而特在他的遊記男與女第二十四節中所說，「樂人在銅鑼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還在其次，因爲這在中國不算最鬧也。游記同節中云：

「中國人的聽覺神經一定同我們構造得不同，這在一個中國旅館裏比在中國戲園還更容易看出來」。由是觀之，銅鑼的最高音究竟還是樂人所打的，比旅館裏通夜鑿鑿巢似的哄哄然終要勝一籌也。

我反對舊劇的意見不始於今日，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自己避開戲園就是了，

也不必大聲疾呼，想去警世傳道，因爲如上所說。趣味感覺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固不特鴉片小脚爲然也。但是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自從無線電廣播發達以來，出門一望但見四面多是歪斜破裂的竹竿，街頭巷尾充滿着非人世的怪聲，而其中以戲文爲多，簡直使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硬聽京戲不可，此種壓迫實在比昔捐雜稅還要難受。中國不知從那一年起，唱歌的技術永遠失傳了。唐宋時妓女能歌絕句和詞，明有璧破玉打草竿掛枝兒等，清朝鑿姐兒也有鑿調的小曲，後來忽地消滅，至今自上至下都只會唱戲，我無閒去打茶園，慚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麼，但看酒宴徐興，士大夫無復念唐詩或試帖者，大都高歌某種戲劇一段，此外白晝無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詞，也全是西皮二簧而非十杯酒兒，可知京戲已經統制了中國國民的感情了。無線電台專門轉播戲園裏的音樂正無足怪，而且本是很順輿情的事，不幸城門失火

6 殃及池魚，要叫我硬聽這些我所不要聽的東西，即使如德國老博士在旅館一樣用棉花塞了耳朵孔也還是沒用，有時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絕望。俗語云，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中國人很有這樣精神，大家裝上無線電，那些收音機却似乎都從天橋地攤上買來的，恐怕不過三四毛一個，發出來的聲音老是那麼古怪，似非人間世所有。這不但不是戲文，便是報告也都是如此，聲音蒼啞澀滯，聲調局促呆板，語句固然難聽懂，只覺得嘈雜不好過。看畫報上所載，電台裏有好幾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口，為什麼我們現在所聽見的總是這樣難聽的古怪話呢。我有時候聽了不禁消極，心想中國話果真是如此難聽的一種言語麼？我不敢相信，但耳邊聽着這樣的話，實在覺得十分難聽。我想到，中國現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醜惡討厭。無線電是頂好的一個例。這並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實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賬上了。

總而言之，我對於北平大體上是很喜歡的，他的氣候與人情比別處要好些，宜於居住，雖然也有缺點，如無線電廣播的難聽，其次是多風塵，變成了邊塞。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門外邊，預備給打小鼓的擊去，這個時候有人來出北平特輯，未免有點不識時務吧，但是我們在北平的人總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於煩忙中稍寫此小文者蓋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

二十五年五月九日，於北平。

# 想北平

老舍

設若讓我寫一本小說，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於害怕，因為我可以檢着我知道的寫，而躲開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攔的講一套北平，我沒辦法。北平的地方那麼大，事情那麼多，我知道的真覺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裏，一直到念七歲纔離開。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以此類推，我所知道的那點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於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言語是不夠表現我的心情，只有獨自微笑或落淚纔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我之愛北平也近乎這個。誇獎這個古城的某一點是容易的，可是這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黏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歷史，從隋後什剎海的講經二齋到『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成一塊兒，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一思慮中一個北平，這只有說不出而已。

真願成爲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林鵬的『北平的倭倭。啊！我不是詩人！我將永遠道不出我的愛，一種像音樂與禱詞引起的情感。這不但是辜負了北平，也對不住我自己，因為我的最初的知識與印象都來自北平，她是在我的血裏，我的性格與脾氣裏有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我不能愛上海與天津，因為我心中有個北平。可是我說不出來！

倫敦，巴黎，羅馬，與捷司坦丁堡，曾被稱爲歐洲的四大『歷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倫敦的情形；巴黎與羅馬只是到過而已；捷司坦丁堡根本沒有去過。就倫敦，巴黎，羅馬來說，巴黎更近似北平——雖然『近似』兩字要拉扯得很遠——不過，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的感覺到寂苦。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裏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複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着——那長着紅酸棗的老城牆！面向着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



的小蝴蝶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是的，北平也有熱鬧的地方，但是牠和太極拳相似，動中有靜。巴黎有許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與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是溫和的香片茶就夠了。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爲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牠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牠們成爲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好學的，愛古物的，人們自然喜歡北平，因爲這裏書多古物多。我不好學，也沒錢買古物。對於物質上，我却喜愛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費錢的玩藝，可是此地的『草花兒』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錢而種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

麼，可是到底可愛呀。牆上的牽牛，牆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多麼省錢省事而也足以招來蝴蝶呵！至於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數是直接由城外擔來而送到家門口的。雨後，韭菜葉上還往往帶着雨時濺起的泥點。青菜攤子上的紅紅綠綠幾乎有詩似的美麗。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與北山來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于，進了城還帶着一層白霜兒呀！哼，美國的橘子包着紙；遇到北平的帶霜兒的玉李，還不愧殺！

是的，北平是個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產生的花，菜，水果這就使人更接近于自然。從牠裏面說，牠沒有像倫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廠；從外面說，牠緊連着園林，菜圃，與農村。採菊東籬下，在這裏，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幾個『西』或『北』，也沒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點清福了。

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 難認識的北平

老 向

我喜歡北平，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說已經認識北平。北平好像一頭千年的老樹，百多萬市民比作一個個的蝕木虫兒；樹即使被鑽透了，成了空殼，但是每個小虫兒所嘗到的祇是機會所賦予他的某一枝幹上的某一小點兒。至於根幹的形態，脈絡的關聯，以及栽植的歲月，營養的來源，那就不是一個小蟲兒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平雖然不能說不久，而對於北平的認識，也還不過是一些不可靠的一知半解。

北平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並容，新舊兼收，極衝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例如說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門洞裏，可以出入着極時興的汽車，電車，極輕便的腳踏車；但是落伍的四輪馬車，載重的粗笨駱車，或推或挽的人力車，也同時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這新舊車輛

之中，還夾雜着紅綠轎，驢馱子，甚而至於裹着三五輛臭氣洋溢的糞車。於是車夫們大聲喊着「借光！靠裏！懷兒來！」喇叭聲，腳鈴聲，爭路相罵聲，和警察的短棒左右揮，在同一時間一地存在着。妙在罵只管罵，嚷只管嚷，終於是風平浪靜的各奔前程，誰也不會忌恨誰，誰也不想消滅誰。

提到車輛，立刻想起洋車夫來。在社會表面上活動的，洋車夫應當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觸的也是洋車夫。他們的品類之繁，難以數計；他們的生活之苦，也難以形容。但是無論他怎樣的汗流浹背，無論他怎樣的筋疲力竭，他絕對不會以失和的態度向你強索一個銅板；你若情願多給他一兩枚，他會由丹田裏發出聲音來，向你致誠懇的謝忱。最教人難以索解的是，有時他向你報告淪為車夫的慘史，或是聲明入口待哺，車費無着的當兒，還是用一種坐在茶館品茶閒適與幽默的口調！難得他們怎麼銀鍊的！

在北平說吃，是再藝術不過了。富貴之家，且擱過不談。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平有上半年的歷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覺得不舒服。油鹽店，猪肉舖，米煤行總是聚在一塊兒，分布得那麼均勻，彷彿是經官府統制着開設的，無論住在那一個角落裏，製

買「開門七件事」，都不會使人感到有什麼不便。一飯千金的主兒，自然是陸地神仙，從心所欲；就是一個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將就着生活，兩枚的作料，油鹽醬醋都有了，還可以饒上一顆香菜。然而同是一個玉米麵窩窩，像茶碗那麼大的，只要兩個銅板；像酒杯那麼小的要賣一角銀洋，物以人貴，那就難以概論了。至於各地的特殊烹飪，各季的應節物品，再加街上的零吃小賣，使人眼花繚亂，不易分明。單就食物的各種幌子，各種晚頭，足夠一個人終身講究的了。

北平的街道，那麼正直；院落，那麼寬綽；家家有樹有花，天天見得着太陽，世界上還有那個都市比得上？歐式的樓房，不見得怎樣耀眼；舊式的門面，也不見得怎樣簡陋。光滑的地板，透明的玻璃，住起來也不見得比着紙糊窗和磚漫地好。他似乎什麼也能融化，什麼也能調和，所以，在皇宮巍然矗立的旁邊，可以存在着外國的租界，也可以存在着比鄉下還不如的小胡同。一牆之隔，可以分別城鄉，表示今古，而配合起來却又十分自然。

論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纏着小腳的女人並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誰也不妨礙誰。聖人一般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塊兒喝茶，而各不以

爲恥。如同電燈和茶油燈同在一個房間一樣，各自放着各自的光。最令人驚奇的，凡是法令上所制止的事，這種事一定公然的存在着；凡是法令所禁止的人，這種人也一定是法令上所制止的。所以警察儘可以說北平的不錯，而各色宵小之徒，也可以說北平一樣兒也不缺欠。不過，你要想分品別級，那就難了。

有工作不能無娛樂。北平的娛樂場，能夠供人自由選擇。拉車的坐在車前板上，唱兩句京調，他就可以得到滿足。逛一逛什剎海，走一走天壇，也用不着花錢。主人在屋裏成千成萬的輸盈，下人們在窗外偷偷兒的擲一擲骰子，也都不失爲各得其所的娛樂。娛樂之道，千頭萬緒，誰也不必勉強誰。所奇怪的是，到末了誰也能夠得到他所要求的娛樂；終於是，誰也不願離開北平。

拋開這些瑣些問題，且談一談形而上的問題吧。假如有人想出家，不必遠赴名山，城裏有的是古剎，有的是高僧。假如有人要求學，那就更方便了，各級學校，各種的學者和名流，總可以有他合適的師友。假如有人想着研究古董，無論古玩鋪店一家挨着一家，足夠消磨時日；而隨處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的蘊藏着豐富的歷史，耐人尋味。假如有人在城市裏住膩煩了，一出城門便是鄉村，便有田園。要登臨有西山，要

玩水有玉泉。假如不愛作平民了，不妨到故宮去，冒充半日的無冕皇帝。這些事情，你如果都沒有興致，你還可以多聽幾回人的笑聲，妙的語言，多涵養一點人的情趣。因為人類真摯的笑語，我所知道的以北平為最濃厚。

凡是在北平住過的，多半都通稱北平「好」。至於「怎麼樣好」，或是「哪一點好」，那就言人人殊了。稱贊北平實在不易，北平太偉大了。

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於上海逆旅。

## 北平通信

廢名

亢德先生：

宇宙風要在六月裏出一個北平專號，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我們住在北平愛北平的人還不藉這機會好好的來鼓吹北平的空氣麼？所惜我自己是有心而無力，關於北平實在想多寫點文章，沒有辦法只好向海上的朋友作北平通信了。我並不能說我知道北平知道怎麼多，連北平話都不會說，怎麼能說知道北平呢？我大約是一個北平的情人，這情人却是不結婚的，因此對於北平可說一點也不知道，也因此知道北平的可愛，北平人自己反不知。這樣說來，同北平始終還是隔膜。就我說，我是長江邊生長大的，因此我愛北方，因此我愛江南。北平之於北方，大約如美人之有眸子，沒有她，我們大家都招集不過來了。我們在北平總看不見濕意的雲，「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此地人讀之恐無動於中，高唐一賦是白賦的了。此刻暮春已過初夏來了，這裏還是刮冬天的風，我從前住在

北平西郊的時候，有時要進城，本地人總是很關心的向我說，「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風」，我聽了猶如不聽，若東風吹馬耳，到了第二天真個的每每就刮起風來了，於是我進城的興會掃盡了，我才受了「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風」這句話的打擊，想到南邊出門怕下雨。現在我倒覺得出門不怕下雨，而且有點喜歡，行雲行雨大有行其所無事之意，這正是在這裏終年不見濕雲之故。夏天北平的大雨對於我也沒有過壞的記憶，雨中郊外走路真個別有風味，一下就下得那麼大，城裏馬路岸上倒成了「河」，雨過天青小孩們都在那裏「淌河」，也有蝦蟆來叫一聲兩聲了，——這樣的偶叫幾聲，論情理應該使路旁我們江南之子起點寂寞，事實上却不然，不但蝦蟆我們覺得牠實在是喜歡，小孩們實在是喜歡，我也實在是喜歡了。記得小時我在家裏每每喜歡偷偷的把和尚或道士法壇上的羅或鼓輕輕的敲打一下，聲音一發作，我自己不亦樂乎又偷偷的跑了，和尚或道士，他們正在休息，似乎也樂得這個淘氣的空氣，並不以為怎麼「犯法」。這個淘氣的空氣很有點像我在北平看小孩們淌河，聽蛙鼓一聲兩聲。我想這未必關於個人的性情，倒很可以表現北平的空氣。北平在無論什麼場合，總不見得怎樣傷人的心。我只記得在東城隆福寺或可及靈恩寺，寺門外常見兩樣人物有點難為情，其一是耍叉的，一位老

漢，冬天裹着春被，一個人在高台上自己的買賣範圍裏大顯其武藝，拋叉入雲，能招攬一個顧客來，我很替他寂寞，但他也實在只引起幽默的空氣，沒有江湖氣，不知何故。再有一男子一女子彷彿是兩口子伸着脖子清唱的，男的每唱且，女的每唱生，兩人都大有氣力，男的瘦長，面色蒼白，唱完之後每每罵人沒有良心，說「我這也不容易嘮」！因為聽唱的人走了不給錢。這兩人留給我的印象最淒涼的，但我也實在沒有理由去批評他們，雖然我心裏有點責備而且同情於那位男子，總之北平總是近乎素樸這一方面。我還是來說我對於雨的空想。我如果不來北平住下十幾年，一定不是現在這個雨之饗美者，自己也覺得很可笑。宋人詞有句曰，「隔江人在雨聲中」。這個詩境我很喜歡，但七個字要割去上面的兩個字，「江」於我是沒有一點感情的。「黃鶴樓上看帆船」，雖然在那裏住了六七個年頭，揚子江我也不覺得牠陳舊，也不覺得牠新鮮，不能想到牠。上面我說我是長江邊生長大的，其實真是我的家鄉彷彿與長江了無關係，十五歲從家裏出來同長江初見面尚在江西省九江縣，距家九十里，更小的時候除了小學地理課程外不知有大江東去也。我說「隔江人在雨聲中」七個字我只取其五個，那兩個字大概是以一把傘代替之，至於這個兩天在什麼地方，大約就在北平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

隨便一個橋上都可以罷。從前做詩的時候，曾有意捏造了一首詩，是從古人的心事裏脫胎出來的，詩題曰「畫」，其詞如左：

婦奴說，

我未帶粉黛上天，

我不能看見她，

下雨我也不敢出去玩，

我倒喜歡雨天看世界，

當初我倒沒有打把傘做月亮，

自在聲音顏色中，

我催詩人畫一幅畫罷。

這總不外乎住在大平原的地方不雲不霧天高月明因而害的想思病，沒有雨乃雨催

詩，所謂「一點點不離楊柳外，一聲聲只在芭蕉裏」是也。天下豈有這樣一塵不染的東西

嗎？因為雨想思，接着便有草想思，這真是「言難盡的，我還是引一首詩來潦草塞責，

這首詩是最近在夢裏頭做的，我生平簡直沒有這個經驗，這一回却有詩為證，因此也格

外的佩服古槐居士的「夢遇」，那天清早我一起來就把鉛筆記錄下來，會唸給槐居士聽：

芳草無情底事愁

朝陽夢裏泣牽牛

舊遊不是長江水

獨自藤花鷓鴣洲

事情是這樣的，我夢見我到了鷓鴣洲，從前在武昌中學裏唸書的時候並沒有去鷓鴣

洲玩過，這回却到了鷓鴣洲，所謂鷓鴣洲者，便如詩裏所記，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後

來我把這詩一看，便發現了破綻，看草色應該是春天的光景，然有花有牽牛，豈非秋朝

麼？我在南邊似乎沒有見過牽牛花，此花我看得最多又莫過北平香山一帶，總而言之還

是在沙灘上夢見江南草而已。我在北平郊外曠野上走路，總不覺得牠單調，她只是令我

想起江南草長。最近有一件不幸的事件發生，即是在知堂先生處得見「燕京歲時記」這一

冊書，書真是很可取，只是我讀了一則起了另外一點心事，其記五月的石榴夾竹桃云：

「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為清玩。榴

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籟魚缸

石榴樹。蓋識其同也。」

凡在「京師」住得久的人，我想都得欣賞「天籟魚缸石榴樹」這七個字，把北平人

思慕他們，他們決不會到我家裏來，而我又明白他們的身分，故我思慕此輩為君子，一定態度很好。十年以前我同一位北大同學談到北平墳房的人物，他對於我的話頗有同感，他另外還告訴我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曾記錄下來作了一點小說材料。他說他有一回在北大二院門口看見人家出殯，十六人抬一棺材，其中有一人一樣的負重舉步，而肩摩踵接之不暇他却在那裏打瞌睡。敢情北京人是真個有閒。匆匆不多寫。

廢名，五月四日於北平北河沿。

家描寫得恰好。此七個字一映入我的眼簾，我對於北平起了一個單調的感覺，但這七個字實在不能移易，大有愛莫能助之概。原來我愛北平的街上，（除了街上洋車拚命的跑）愛北平的鄉下，愛北平的人物，對於北平的人家，「幾於家家如此」，則頗有難言之感。我還想把北平街上我所心愛的人物說一點，這羣人物平常不知道幹什麼，我也總沒有遇見一個相識的，他們好像是理想中的人物，一旦誰家有喜事或喪事的時候他們便夢也似的出現，都穿上了彩衣，各人手上都有一份執事，有時細看其中有一名就是我們世界一位要飯的老太太，難得她老人家喬妝而其實是本面也在這隊伍裏濫竽。我總不覺得他們也會同我們說話的，他們好像嫻於言語，他們確是各人有各人的靈魂，其不識不知的樣子之不同，各如其囚首垢面。他們若無其事的張目走路，正如若無其事的走路打瞌睡，他們大約只貪賭博，貪睡覺，在沒有走上十字街頭以前，還在紅白喜事人家的門牆之外的時候，他們便一羣一羣的作放豬奴戲，或者好容易得到一塊地盤露天之下，一輪輸一個黑甜，不知從那裏得了一道命令忽然大家都翻起身來幹正經的去了，各人有各人一份執事，作棺材之先行，替新娘拿彩仗。我的話一定有人不相信的，其實情形確是如此，我知道這些市民都是無產階級，我由這些人又幻想「梁上君子」，——這是說我有點

## 大 都

羅念生

『忽必烈汗詔令在此建一個宮城和一所壯麗的園囿，這宮牆圍繞着三十里肥沃的土地。』

自從我上次做了一個異夢，把一枝五彩筆還給了一位老道後，終日扶乩抱佛脚，筆尖總不生花。今晚妄想天開，把上面的一段神話反覆念了三百遍，喝了半瓶安眠藥，在椅上睡了片刻，於是夢見我寫成了一部史詩，也許是長篇小說，是這樣開始的：

自從忽必烈汗建下了這座宮城，經過了六七百年才進入這個舊時代，當日的城垣已經圯廢了，只剩下個社稷花園。如今正值牡丹節，不知是春天還是夏天？老是颶風，老是飛沙，天氣再熱一點也好，下一點雨也好，却只是這般怪闊的。園裏的遊人並不因此減少，名士騷客，羣聚在來今雨軒——我希望這地方會下雨——賞花，大家抱怨花太多，不知哪一朵好？想發橫財的人，却擠在壇內看抽籤獎券，由官家鼓勵這種公開的

賭博，由優秀的童子軍維持秩序。結果好像沒有人中過什麼獎。

於是這夢境移入了幾座宮殿裏去，不見寶鼎，不見寶鼎，却只是空空的。問宮人說是忽必烈汗下詔把神器移走了，但此刻却有人想去要回來；還是不要回來好，家裏有錢財會惹強盜的。錢財既然不在家裏，這空屋子又何必留着呢？

這夢境又變換了，四周現出了許多小商店；有玩具攤，有洋貨店；有洋貨店，有玩具攤，東西擺得真擠，價錢仍然是太高。自從海陸兩禁開放以來，大香蕉仍舊賣一毛一斤，那應該賣五分錢一斤才對，才能夠大利民生。

每次變換夢境時總看見一種倒拉的羅馬馬車，拉車的可不是馬，因為每輛車下只有兩隻脚。這不是忽必烈汗夢想得到的東西，他只愛騎馬。常聽說『士大夫，要車嗎？』

『前門到後門，銅子廿四枚。』『我拉！』『我拉！』『我拉！』這宮牆圍繞着三十里肥沃的土地。』

街上的行人都是彎曲的，像江南人，全沒有一點蒙古人的神情；不像人，倒像一羣赴『東來順』的羊子。他們一聲不響，個個是端坐在城上的諸葛孔明。你看水到了一百度還不開花，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偶然可以見到一些像樣的人物，那一定是堂堂的官



吏，他們新得了一些美妙的名稱，可惜我全然忘記了。除了這些了不得的人物外，還有許多紳士和學者，你若這樣稱呼他們，他們便不好意思不紅臉。據說這一座『文化城』全是由他們造成的，也不知這文化還可以保存多少日子？

午門旁邊有一個賣藝的老人，他記得許多史乘上的掌故。聽他唱道：『周朝文武都鄴部，前後相傳八百年；漢高有祖建長安，長安社稷何綿延？忽必烈汗都大都，明朝成祖往北遷；傳說北京不安好，孔雀南飛落應天！』

寫到這兒，友人郭璞又來拜訪；回頭一看，再也續不下去。

Arion Agion Aido……(明兒再歌)

就是這麼一大堆人，圈在這麼一個灰色的「凸」字裏，這就是「北京人」。先說明什麼是「北京人」，不是在北平作官的「外路人」，不是在北平念書的「外路人」，也不是逃難到北平的現已成了僑國的地方的人；至於家財豐足，性如候鳥，隨時可以高飛到東交民巷天津法租界，甚至上海等地的人，當然也不能算作「北京人」。我所說的「北京人」，是被這灰色的「凸」字圈住，出不去，也不想出去的人。這些人，理應叫作「北京人」，說「北平」，多少有點那個，雖然我知道幾千年前，那里就設過「右北平」郡。

北京人，在還有真龍天子的時候，曾經舒服過。接壁兒老太太全趕上過。我和接壁兒老太太認識時，老太太頗有點「深恨相見之晚」的神氣：

「唉，北京完了，一天不如一天，好時候過去啦，你要是前二十年來到北京，你還

## 接壁兒老太太言

呂方邑

能見見太平景象的尾巴，那時，哼！……

老太太可沒想想，我那時還不滿二十歲，叫我怎樣前三十年到北京呢？

「自從二十六年，破了城，一切全完了！」

這是老太太親身經歷中的一件大事。

「老太太，」我搭訕着問：「您說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鬼子爲什麼好們天的打北京呢？」

「瞎，什麼都靠神佛保佑，運氣衰微了，神佛也就不睜眼了。西佛爺叫什麼王，

瞎，我這記性，唉，老了，老了，啊，叫什麼王練義和團，殺洋鬼子，燒教堂，殺二毛

子，三毛子，殺殺殺，喝，城裏可就亂啦。那時候，二毛子可也厲害，會拍『十』字，

那時走在街上，不認得的人，誰也不敢過話，一過話，他就給你拍個『十』字。街上有

手絹，扇子，誰也不敢撿，只要你一拿，就會過上『十』字。喝，城裏那時候真亂啦！

「先前，神兵倒還不多，後來，越來越多。家裏茅廁也沒有人給掏了，吃的水也沒

有人給倒了，掏糞的，倒水的，都腦袋上纏上一條紅，一條黃的布，捧一把大刀，後來

也有夾切菜的，一邊走，一邊『夫吃夫吃』的叫，都成了神兵。你想先前的神

兵，後來盡是假神兵了，神兵本是神佛派下來的，凡人都充起神兵來，神佛怎能不生

氣？神佛一生氣，不再保佑凡人，這世界還能不亂？於是亂殺一陣。

「義和團在人家門口用一根紅線，拴一塊磚頭吊起來，第二天要是這磚頭掉了，就

說這一家子是二毛子，這一個一個全殺了。可是真殺的，倒也不多，有錢的給錢，沒錢

的給東西，然後他給你腦門子上的『十』字起出來，也就完了。

「哼！他們一天到晚老叫着什麼『扶清滅洋』，可是殺的總是咱們中國人，不知是

那一天，他們在東單牌樓殺了一個德國鬼子，殺了人家外國人，人家可不答應，人家就

圍起城來，把西佛爺也嚇跑了！」

「那麼破城以後怎樣呢？」

「啊？破城？嚶，那一天早晨，天還沒有亮，那時我們住在城根，就聽見城上頭有

人吹起洋號，得精啦，破城啦！破城那幾天，地面上就沒有人管了，西佛爺都走啦，誰

還管城裏的事，大家夥就搶起來。先是義和團打頭搶，搶的是錢莊，當舖，和什麼有錢

的鋪子；後來就不是義和團的，也搶起來，錢都搶光了，就剩了東西，東西也搶，當舖

的首飾錢物搶完了，衣服用具也搶，還有的兩個人去搶油酒店，擰出一大罈子白乾來。

哼，神佛不保佑，哼，咱們這南邊的三義號小鋪，就是那老掌櫃的，在那時發了點橫財，才開的鋪子。

「鬼子進城，可就不行啦。再有人搶東西，槍斃，你猜怎麼着，大家夥全老實了。鬼子可是把北京分了多少分，一國管一分，城裏安靜得像平常一樣了。聽說那時候德國人最凶，胡殺胡鬧，後來有位『饗二爺』給說了些什麼好話，才好一點。別的國人大半都很好，不但他們不胡鬧，而且把城裏治理的比西佛爺在的時候還要好。他們說咱們不乾淨，所以讓咱們家家戶戶每天早晨打掃衙門口，掃完了用淨水澆，不准隨地小便，不准隨地倒髒土；他們說咱們街上夜裏太黑，讓咱們家家戶戶的門前點一盞燈，要是半夜裏燈滅了，他們就叫門，告訴你燈滅了，快點上，一點也不積。那時你要走在街上，真比現在隨處有清道夫，有路燈，還要乾淨，還是亮。」

老太太讚歎起外國人來，其實自從那「二十六年」以後，豈只那位老太太讚歎外國人呢？又豈只北京人讚歎外國人呢？

可是辛丑和約成立以後，外國駐軍相率着撤退了。臨退時，日本兵還把北京的東直

門的城門擗了走。從此，神佛就不再睜眼了，一天不如一天，米也漲，麵也漲，一直到現在。

「唉！」接壁兒老太太就常說。「年程壞了，神佛不睜眼啦，米也漲，麵也漲，雜和麵都賣兩吊多（註：北平以十銅板為一吊），什麼年頭兒，唉，住房也上捐，叫什麼『房捐』，我活了六十多年，沒聽說過。」

是的，那時候正是「海陸空軍大元帥」時代，北京政府的「疆土」日削的時候，各機關三個月發二成五的薪水，各部的科員，可以白天穿上長衫上衙門，晚上脫去長衫拉洋車。巡警可得站崗，不站崗，也許大元帥府護人給搬了家，可是不幸巡警也有嘴，張開嘴要吃東西，沒法子，想到吃『房捐』了。

幸而不久「大元帥」讓國民革命軍給打跑了，走到皇姑屯，平地一聲雷，玩完大吉，北京人緩了一口氣，盼望着房捐可以不再收了。可是，事實上，改革不在此而在彼；國旗換了樣。

接壁老太太每到月初，交房租的時候就嘆口氣：

「唉！米也沒了，麵也沒了，連雜和麵也吃不上，還得交房租，唉，當票當去吧！」

黃奎，你大哥，一閑一年多，事也找不着，他也不出去找，唉，一天到晚，牀上一倒，唉，神佛不再……」

老太太一邊對我叨唠着，一邊夾着一大包衣服走了。

北京人可就這樣，一生不進公堂，你叫我拿捐，好，我不吃飯拿給你，不能犯法，拉去坐監獄，那才丟人呢！逆來順受，這是安善良民的處世大道。

北京人見過的「政治」「國家」，是從北京政府到北平市，從「真龍天子」，「西佛爺」，一直排下來。

西佛爺和光緒皇帝同時死去，「小皇上」繼了位，不到四個年頭，袁世凱受了隆裕太后的拜，接了「小皇上」的揖，然後坐在中南海，稱起大總統。過了屁大工夫，坐不住了，於是弄出什麼議會啦，什麼籌安會啦，還有什麼一毛錢兩頓饅頭的「民衆代表」啦，鬧得亂七八糟，結果出了個「洪憲」皇帝。

「洪憲」撤消，老袁仍然還做大總統，可是關王爺不讓他，把他叫了走。這樣，本來可以安靜了，不，辦子兵又來了，「復辟」，「小皇帝」再坐寶座。

接着大鬧學生，趙家樓殺人放火；又接着打仗，直皖之役，直奉之役，於是馬二將

軍向後一轉轉進了北京城。第一擲打炮戲是「逼宮」，限期要「小皇上」滾蛋。這可逼得北京人說了話。

革命了十幾年，在這十幾年中，北京人足足的受了十幾年的訓練，苛捐雜稅，商會籌餉，什麼全嘗到。米一天比一天貴，麵一天比一天漲，事情一天比一天難找，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蕭條。好日子呢？

「唉，好日子過去了！」接壁兒老太太就常這麼說。

什麼時候是好日子呢？

「你要是前三十年來北京，也許還能趕上太平景象的尾巴！」

北京人的生活中，只有「有皇上」那時候是值得追憶的。可是「皇上」不但坐不了寶座，連北京也住不成了。這不行，商會發表了意見，不能把「皇上」一脚踢開。

可是呢，不知道嗎？「皇上」可是胡兒呢？

「唉，「商人」一口同聲的說：「誰管他是胡兒，還是什麼，咱們但求安居樂業！」

我想起去年夏天，一個深夜裏，我從東安市場坐洋車回家。

「唉，這年頭，生意真糟，跑了一天，還沒掙出車份來。車份一天五吊四，早晨從

鼓樓拉到中南海，擰了十四大板，吃了餅子，晌午，從中南海拉到……

「你這就要收車了？」

「是呀，一過十二點，街上不准走了！」

「你不知道嗎？××要佔北平了！」

「唉，先生，誰愛來誰來，反正窮人是餓死算！」

「誰愛來誰來」，這是天生的惡性嗎？反對踢開「小皇上」，這是天生的奴性嗎？

歷史是怎樣的變着，日子是怎樣的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北京人可是逆來順受，可不知道怎樣叫反抗，所以只剩了一片失望，加着一點希望。「誰愛來誰來」，以暴易暴呢，則北京人永久那樣受着，一點沒關係，萬一要好一點呢，想到這裏，就不免在心頭上放出幾星火花。

這就是北京人對政治的態度。他們可沒念過一大堆中文的，西文的書籍，他們對這苦日子，也不會像論文家樣的分析着：一，政治的原因，二，經濟的原因，三，社會的原因，四，……

「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這是個病。要是我們不早給他治好這病，別人可正想利用他這個病呢！

雖然在北平住了十幾年，關於風土人情知道的却很有限，知道一星半點，也是半生不熟的，道不出個所以然。從書本上，讀得的很多，又大半是歷史的，過去的，如北京歷史風土叢書，都門記略，北京竹枝詞，以及各家的雜筆雜紀事詩之類，和現在的情景都有些不同了。現在北平報紙的副張上，這類的記載還不少，而多半是舊事重述，是改頭換面的抄襲，常有錯誤。日常耳目接觸，比較親切些的，還是北京話，有很多人情世味和本地風光可以從話裏聽取得到，嚼摸得出。可是北京話，我也不大會說，只是愛聽，尤其是小學生和小姑娘的話，清脆利落，和音樂似的受聽極了。紅樓夢，品花寶鑑，和兒女英雄傳裏有很漂亮的北京話，可以說是上等的，沒到過北京的人讀了，也可以為懂，可以領會，至如永慶昇平和說書詞之類，可以說是下等的，最地道的而不易領會。官話和土話若有分別，或者就在此。近來老舍的小說最善用土話，語調大半是北京

## 北京話裏的比喻

畢樹棠

的，有的很夠味兒。我近來搜集點北京話裏的「比喻」，這是語言上修辭的一格，是幫助達意義情的一種技巧，得其自然而用之，最妙。比喻當然是假借的，話裏的比喻又多半是音的假借，不懂土音，便不得其解。現在我把每一種喻詞都加上幾句連貫的話，以助釋其意，其中有的是現成的，有的是我湊合上的。這湊合的恐怕有不大對的，不適合分寸。至如搜集的當然是不完全的，不過十分之二一，只可算點玩意兒，聊供消遣而已。這裏頭還有些俗字，一時不易寫定，例如「甬」(P338)「我們」(B333B)等音都

很特別的，是否有一定的寫法，不得而知，也許沒有甚麼關係罷。

× × × × ×

他哥纔願意了，他倆兄弟又不願意，他爹他媽他叔都不願意，掃帚頂門，淨又兒了。我見他拿着書本兒，看書呢。他是衝着告示點頭，混充認字兒的。王老二也打整的和個先生似的，這是鼻子眼兒裏插大葱，混充象。他這一去，好有一比，比做羊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了。過去今兒個，再說明兒，長虫喫蝦蟆，一股路一股路的說咱。現今男女專講平等平權，自由結婚，不聽家庭教訓，凍豆腐有點真難拌。你

瞧我穿的，可不是我的衣裳，老媽抱孩子，人家的。我給你盛碗飯罷？萬歲爺掉在井裏，不敢撈你的大襖。你別看他生氣，那是戲台上吹鬍子，假的。你該我的，你給我，我該你的，我還你，咱們別弄些個差事兒，總是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你今年不要地麼？我叫甚麼要地呀，老太太的鞋，前窄。你就別提他了，那是老太太的腳指頭，倏靈一輩子。怎麼着？你還對我說這個？老太太上電車，慢吹！他可不是從前了，出門兒，多咱也是帶着馬弁，老媽子坐飛艇，抖起麼啦。這小子不是玩意兒，上墳不代燒紙，惹祖宗生氣。你知他是幹甚麼的！別這麼擡着屁股看天，有眼無珠。幹麼繞那麼些個灣兒？你這不是脫褲子放屁，自找費事。滿不是那麼回事，唱戲不拜老郎神，裝甚麼不相甚麼。他說的那個，不對，尿甕子打酒，錯了壺了。這麼不好，那麼也不成，鋸碗帶眼鏡，淨找喳哪。他上那裏去，裝着說和，其實，一來爲貼喫傍喝，二來是爲給人家挑事兒，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着好心。人家商量事兒，他去瞎攪合，真是洗臉盆裏扎沒兒，不知深淺。給李先生拿分子，誰愛算誰算，六指兒畫拳，有一得一。他不是沒話說，他是大老實，沙銚子裏下扁食，有嘴兒倒不出來。他把一大擲碗都摔了，這一下子，菸袋打狗，幹了桿兒啦。你就拿着刀去，也不

成，他是拖着元寶跳井，捨命不捨財。念了幾年書，連個雲彩的雲字也不認得，這是瞎子看西洋景，白花錢麼？他們倆做伴兒，年歲不少了，這却是擊下拐棍兒作揖，老交情了。若說死了脫生，那是大坑裏發水，沒有的溜兒。他上甚麼地處，也待不多會兒，是那麼個脾氣，冤子尾巴，長不了。誰去說，也不行，他去了，一說就行，真是張飛的鬍子，滿臉。若說那個人，心眼卻不錯，就是說話辦事不沾氣，張飛賣刺蝟，人強貨扎手。你別看他不要說話，甚麼事兒也辦了，甚麼理兒也懂得，啞吧喫扁食，肚裏有數。看着那個人兒，外面兒長的不怎麼的，甚麼也能。哼，你別看他那個貌像，豬八戒吃肚子，內秀。你不是見過王市長麼，是個甚麼相兒？夜壺戴涼帽，小矮胖子。打官司就得花錢，誰也知到，那是小禿腦瓜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一屋子人都沒法了，就這麼張飛紉針，大眼瞪小眼兒了。你這一說，我知道了，五更天下雪，明了白了。說着正經的，又說起歪的來了，竈王爺打跟頭，離了板了。你買了這個罷，不貴。我叫甚麼買？晴天响午上南走，沒個前影兒。磕頭服禮，就完了，咱還要吹打的，幹甚麼呀！我看着那是六指撓癢癢，多一道子。叫你早些來，你這啥纔來，正月十五點門神，晚了半月了。他自己來的，沒伴兒，武大郎燒紙，單吊。他

叫人家宰了，沒的怨，那是老虎掉在山澗裏，傷損的人多了。他又想着去，又想着不去，老拿不定主意，懷裏抱着個西瓜，滾上滾下的。淨些個熟人，他還虛虛讓讓讓的，扯着牛尾巴上房，沒有這一牽。你若再蘑菇，我就一姑娘帶頂針，做活。他不願意，就拉倒，你儘自勸他幹甚麼呀？趙北口的淺子，挖魚。他待你好，那是劉備捧孩子，邀買人心。你去找他，真是半夜裏叫城門，自找碰釘子。這可幹了！得病不吃藥，我看你可怎麼好。幹甚麼都得有個數兒，他這一當子事兒，還用說麼？賣煎餅的說睡話，攤多了。我也沒聽見他倆說的甚麼，反正養濟院的鴿子，窮咕咕。我怎麼不生氣？他是成心和我過不去，賣鷄子兒換筐，倒蛋。你猜怎麼着，後來我一打聽，護國寺賣駱駝，無有那個市。這個，你別問我，巡警攤手，管不着那一段。爲這個事兒，我坐了蠟啦，沒有辦成不要緊，還鬧兒個發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昨兒個，他家哥兒們鬧了個八開，我去瞧了半天，狗咬刺猬，無處下嘴。那個事還騎忽着，沒辦呢。你納摩納摩，該怎麼辦？光靠我，剃頭挑一頭熱，也不成呀！從此你是你，我是我，咱們蕎麥皮打漿糊，倆不粘。他帶點酒，說話不着卯靠，甭理他。飯來了，咱們莊家老兒抽水烟，連吃帶喝。咯倆說話，不留隔兒，這個事兒，我很作饒

前失，倒煉。他說的好，甚麼事兒也辦不了，狗掀籠子，淨叉着嘴。有這麼一說，若那麼着，那另是一說，反正摸不清，誰辦也是老公撒尿，無有拿手。女學生走路，不是跑，就是跳，搬不倒坐大車，無有穩當勁兒。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他是十二三做媳婦，胡而巴都的認甚麼也不懂。你把他糟蹋的太苦啦，真是王胖子跳井，下不去的事情。他那是木匠扛架，自作自受，誰叫他偷人家的呢。王老五現在忽然回了頭，不但捨不得花錢，還苦把苦挨的過日子，真是船板做棺材，飄流了半輩子，到老攪盛人。出澡堂子進茶館，裏外涮。新媳婦放屁，零幾幾。不論大小買賣，要價還價，都得個夥計。有做缸的，有做油的，甚麼事兒也辦了。有個賣東西的，是倆人搭的夥計。正賣着呢，來了個買的，問，這東西要多少錢？那賣的說，一吊錢。那買的給他八百。那賣的說，不賣。那買的就走。他那夥計就叫回那買的來，說，你別走，我給你們圓成圓成，算九百錢罷。賣的說，不賣。他那夥計就說，賣給他罷，不是外人。做缸做油的，把個買賣就說成了。

廿五的，五月。

子，真是大姑娘做月子，費力不討好。我打算着，這個媒有九成九得說成了，那知道當間兒裏有壞人給拆散了，王麻子的書，白說一回。他娶了媳婦兒，看如今却是貼心貼意的，但不知往下怎麼樣，騎着驢看唱本，走着瞧罷。這個書馱子，整天家不做別的，就是看戲兒詞掉淚，替古人担憂。人家都會彎彎曲曲，咱們是胡同裏趕驢，直打直。纔有了幾個錢，他就鬧這些架子，看起來是土地爺吃窩窩頭，擔不得大供奉。這篇文章雖是大學堂的先生做的，却是王胖子的褲帶，希鬆平常。這個事兒，咯別多嘴，叫他說咱們是一根筷子吃藕，挑眼兒。人家待他不好，那是他腳上的泡，自己走的，還埋怨誰呢？人那能都是伶俐的，沒有笨的呢，但也得不大離格兒，這個簡直是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嘗我還和他長久麼？不過是沙鍋搗蒜，一槌子的買賣。我還能叫你藝錢麼？總是汗打病人身上出，不能把送殯的埋在墳裏。你是甚麼時候學的這個唱兒，真不含糊呵，光着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的。我就看不過他這個架子，真是鼻烟壺掉在醋缸裏，酸的聞不得。我和他一起頭頂好，後來弄壞了，那個人是擗頭上種白菜，難澆。我在他手下，簡直成了小爐匠的櫃子，動手就是鏗兒。你這樣關着門起國號，就是不行，必得和我到大街上去說說。這一回是我不走字兒，駱駝打



## 北平的歌謠

李素

凡到過北平的人，誰忘得了那堅厚的城門，特別寬闊的長街，高聳的牌樓，金碧輝煌的宮殿？誰又忘得了那闊大，莊嚴，宏遠，舒泰，雍容大雅的氣象呢？太液池邊的荷影，昆明湖上的月色，傑閣重台，無處不表現着東方特有的美，顯示這老大古國的舊文明。雖然也有洋樓，有汽車，有無線電話，但北平就是北平，似乎永遠不會因任何事物而改變。曲曲彎彎的小胡同，爐灰似的厚土，牲口拉的大車，皆是「古已有之」而今依然存在的。

不過，儘管空中有飛機旋舞，地上有驛車爬行，我們決不會覺得有什麼不調和處，也不會感到時間上有了十幾世紀的距離。因為北平是明清兩代四五百年來國都所在地；一國的京城當然是各地人士所屬集，高賈輻輳，文物鼎盛的地方。北平本身就已經夠老了，何況又是老大的中國的舊京城！數百年前造成的一切風俗，習尚，民性等等皆已

根深蒂固，因襲的勢力非常大，像一個洪爐，足以熔冶中外古今的雜質，形成各種難以改變的特性。這些特性表現於歌謠裏就成為北平歌謠的特色，茲述其概略。

北平既是五方雜處，人物混雜的所在，故歌謠裏也就夾進了各個地方的色彩及語言；或是部分的融匯，或是字句的改換，不必管是誰改誰的，總之有着相互的影響：

一位姑娘三寸長，茄子柳葉乘風涼，蒼蠅耗子拉了去，哭壞了親夫，笑壞了娘。  
 （雪如女士：北平歌謠續集頁十六。以下簡稱續集）

一個小娘三寸長，茄科樹底下乘風涼。撥拉長腳螞蟻扛子去，笑殺子親夫哭殺子娘。  
 （顧頡剛：吳歌甲集頁二十一）

這兩首很相彷彿的歌謠，雖不能斷定是南方人帶到北平而流傳下來的，但多少總有點關係。我們再看底下的一首：

小紅孩，推紅土，一推，推到青江浦，下了船，拜丈母。丈母爹，丈母娘，都見了，就是沒見她。轎着竹籠看見她，銀盤大臉好頭髮，回家告訴媽，典房，賣地，娶了她。（北平歌謠集十二）

青江浦離北平太遠，也不是一般民衆所熟知的地名，雖因趁韻關係，也難於聯想及之，

所以這首歌大抵是經過南方人的改竄，或竟是由南方傳來的。

北平久為政治中心，一般民衆耳濡目染，對政治時事的感覺都比較敏銳，比他處人較有認識；歌謠中往往有提到時事的（他處的歌謠中也有，洪亮的浙江歌謠第一集裏就有好幾首，但總不如北平多），這實在是北平歌謠的一個特點。顏剛師在北平歌謠續集序裏說：「我們以前收集歌謠，總覺得內容偏於家庭，愛情，滑稽，兒歌等方面，說到政治的極少。像我搜錄吳歌，不為不多，但沒有一首是提起時事的。因此……我很懷疑在歷史中究竟有沒有『童謠』這件事。……現在看了這兩本集子，知道歌謠中提起時事是可以有的，但意義甚為淺薄。」他又說：「北平是舊日的國都，這地方的人民和政治的關係比較密切，感觸稍多，所以常用時事編入歌謠，不似他處的不知有國。這集中，如曹吳段張的打仗，如執政府的接洽備，都已編入歌裏。又如北海的溜冰，電車的開駛，都是近幾年的事，而歌中亦已屢見，可見北平的人民常在創造歌謠，不似他處的儘唱着幾支老歌。」他舉了好些個例，其中有兩個是：

鐘樓高，鼓樓矮，假充萬歲袁世凱。銅子改老錢，鐵桿打老袁。要過太平日，還得二三年。（第一四七首）

袁世凱，瞎胡鬧，一街的和尙沒有廟，不使銅子使鈔票。註：和尙，即和尚。

### （第八首）

還有一首較複雜和新鮮的：

炮隊馬隊洋槍隊，曹理要打段祺瑞。段祺瑞充好人，一心要打張作霖。張作霖真有子兒，一心要打吳小鬼兒（吳孚佩）；吳小鬼兒真有錢，坐着飛機就往南，往南扔炸彈，傷兵五百萬。（續集頁二）

的確，北平人常在創造歌謠，不過所創造的多屬時事歌謠；他處所創造者則往往以情歌為多，尤其是梅縣一帶的客人更常常的在創作新的情歌。

說起情歌，北平歌謠中很缺乏這種材料。抒情的已經不多，寫情的如「有女懷春」的情調則更少，茲錄兩首：

哎喲！我的媽呀！我今年全十八啦。人家都用轎子娶啦，我還怎麼不拿馬車拉呀。（朱雨尊：民間歌謠全集頁八一）

小閩女，上棗樹，隔牆看見她女婿。「你看罷！」「我不去；再遲三年來娶你。」「再遲三年你不來娶，背起包袱尋你去。」（陳增善，顧惠民：中國民歌千首

頁五二)

尚有一種「看見她」的歌，是寫未婚夫到岳家去看見未婚妻時的情景的，「小紅孩」便是一個例。此外即惟有婚姻歌謠。至於男女間酬唱的情歌，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意大利韋大利的北京的歌謠 (*Vite, Pekings Pjesse*)，及美國何德蘭的中國的兒歌 (*Heard: Childs Mother Goose Pjesse*) 兩書所錄全爲兒歌。北平歌謠集和續集共收四百首，沒有一首是戀情歌謠。中國民歌千首及民間歌謠全集（內收歌謠一千二百六十餘首）所錄的北平歌謠很不少，但也找不到一首戀歌。我又曾請教歌謠研究的權威之一的常維鈞先生（十年前歌謠週刊的編輯），他說在他所蒐集的二千餘首北京歌謠裏也的確沒有戀歌；若要找情歌，只在唱本小調裏有。所以我就假定北平歌謠裏沒有戀歌。像這樣的歌：

樹葉綠，樹葉青，青樹枝上落黃鶯，黃鶯喳喳叫，燕子滿林中。（續集頁五六）

似乎應該是情歌了，却只是寫景而已。

爲什麼北平沒有情歌？大概因爲北平是禮義之邦，文明上國的京都，天子所居，朝廷所在，自然是嚴綱紀，重禮教，而旗人禮教觀念較漢人尤重。傳統下來，遂使小民性

靈盡失，只知機械地走着人生的生老病死的各階段，不復知有戀愛自由和浪漫的生活。

雖然在婚姻上感到極端痛苦，但是都認爲是命裏註定，不知也不敢另找出路，更絕對沒有客家人「唔怕死來唔怕生，唔怕血水流腳躄」，和蘇州人「拚得到官雙膝饅頭」，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的反抗精神。少女和少婦永遠是禁錮在庭院深深的深閨裏，不與外人接觸。從前北平女子不能上戲院聽戲，上館子吃飯，到現在女子還必入「雅坐」。即在天橋聽說書或大鼓書時也是男女分坐的。男女間可以說沒有交際，還有，北方女子，腳裹得太小了，斷絕了一切向外的活動，故不能有戀歌。南方人裹足，限於資產階級，農民婦女皆天足，客家婦女且全數天足，並無例外，整天在山野間活動，所以變歌特多。觀「山歌」一名，就知道此類歌謠的產生是需要如何的背景了，何況從前北京連妓女也沒有，只有「相公」，看品花寶鑑可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哪兒來機會產生情歌呢？

反之，敘事歌謠（即賦體）却佔最多數。以寫實的手法，簡潔的辭語，敘述各方面的生活。家庭生活及家人間的種種關係是最普通的題材。此外則有述說兵士，洋車夫，巡警等等的苦生涯的。這在他處歌謠中頗少見。

爲人不當兵，當兵累滔滔。清晨早起，竟練東洋操，穿着一雙鬼子鞋，頭戴外國帽，身背大背包；聽說打行軍，了也了不了，搭起帳房，後頭連着鍋竈，夜裏凍的我，悠！悠！直學油葫蘆叫。（續集頁四七）

車夫哭，車夫哭，骨瘦如柴容貌枯，可憐終日勤奔走，衣服襤褸食不足。（同上，頁二八）

一什麼一？當個巡警不容易，二什麼二？黑夜扛槍白天拿棍兒，三什麼三？提着口袋打房捐，四什麼四？不當巡警就沒事，五什麼五？不給房捐帶本署，六什麼六？黑夜白天站的好難受，七什麼七？不關警餉乾着急，八什麼八？不當巡警就無法，九什麼九？巡警不如看家的狗，十什麼十？不當巡警沒飯吃。（同上，頁十二）

北平歌謠中往往有寓言體而含有諷刺意味的敘事歌，這也是特質之一：

閒來無事出城去，碰見兩個蚰蚩吹牛氣。一個說：「明天我吃了一顆大柳樹」。一個說：「明天我吃了一個大鷄」。兩個正在吹牛氣，且南來了一個大門鷄；兩個一見生了氣，瞪瞪眼睛撲撲鬚，奔向門鷄去。想把門鷄吃了吧，牠們都跑門

鷄肚裏去。（北平歌謠集頁六九）

北平兒歌裏雖也有幻想和滑稽的部分，但總以反映實際生活及人事者佔多數；以後母，孤兒，婚姻，節令，習俗等爲題材的居多。即想像的部分也與南方的兒歌有別，這大概是受環境的限制，即想像也是平板老實，不如南方的活潑跳動：

風娘娘，送風來，騎着毛驢，且東來，拿着口袋，酒風來。（同上，頁八六）

「風娘娘」原是最富想像的題材，該能引起多麼縹緲妙麗的詩情畫意！送風來時又該有多麼靈動，輕情，翩翩的美的動作！可是，在北平孩子的想像裏，風娘娘也只是騎着一個笨毛驢，「的得，的得」地走着，「拿着口袋，酒風來」。幸而還想出了一個「酒」字，才給全首歌增添了許多生氣。反之，蘇州孩子在無意義的歌詞裏，例如吳歌甲集第六首：

小人小山歌；大人大山歌。蚌殼裏搖船出太湖！燕子腳泥丟過海；鏢鉞跳過洞庭山！

其想像也能越山超海，若天馬之行空。這是因爲水秀山明的環境影響了性質；南北各殊，不可強同的。

說到生活方面，北平一般貧民都在非常的艱苦中掙扎着，尤以洋車夫為最苦。各大都市的車價大抵以北平的為最低，他們終日奔走，勞苦所得，不足一家溫飽。其他各種勞力也不值錢。不過我所見到的是民國十八年以後的北平。在帝國的時候及北伐以前却是一個繁盛富裕的地方。以前凡旗人都有俸可領，不勞而獲，逍遙度日，漸漸的養成了懶惰根性；革命後，無以為生，於是都流落了。這是北平多貧民的原因之一。的確，懶慢遲鈍，易滿足，喜保守，無進取精神等都是北平人的弱點。但因此他們多數是善良而安分。北平是造成順民的好地方。

月亮爺爺亮堂堂，騎着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廟門上。廟門對廟門，裏頭出來一個小媳婦，坐在板櫈上，叨着煙袋歪着嘴，嘎進嘎進嗑瓜子。

(北平歌謠集頁十七)

小棉襖兒，緊靠身兒，穩坐家中不出門兒，吃飽了，檢泡糞兒，逢五排十，趕個集兒，鬧了來，沒有事兒，去到廟台兒講古蹟兒，就便是大皇帝，不如我們莊稼人兒。

(續集頁四四)

這兩首歌充分地表現了北平人的特性。「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怪不得死氣

沉沉，專等着別人來宰割了。惟其是懶，更多夢裏樓台，更奢望不勞而獲；這原是我國民族的劣根性，不過在北平人中更為明顯吧了。

作一夢真可笑，扛着鐵鍬跟鎬頭。一出城，往南跑，跑到荒郊野外，又把土來刨，一刨，刨出元寶簪，珊瑚子二丈高；還有珍珠和瑪瑙。要置房，怕火燒。要置地，怕旱潦。要買人，怕逃跑。要放賬，沒有人保。思想南柯夢，拿着黃竹桿煙袋當金條。

(民間歌謠全集頁七六)

綜合來說，從北平的實際生活及北平歌謠裏所得的一致的印象是：北平是一座莊嚴，偉大，神祕，古怪，暮氣沉沉的舊城池，一切都像自盤古以來就如此的，毫無活潑，進取，更新的氣象，更沒有一點冒險與浪漫精神。其實周圍的景物原最富詩意和浪漫色彩，但這只有外方人知道和欣賞，在「本京」人却很少這種感受力，因為他們根本缺少了浪漫的情緒；恰與纏綿的客音歌謠所表現的多情的客人，及柔麗悠揚的吳歌所表現的風流瀟灑的蘇州人成了個反比例。然而北平歌謠也自有其不可埋沒的優美之點：老實，真摯，親切，深刻，音調爽脆，有質樸的美。

火車一拉鼻兒，粥廠就開門兒，小孩兒給一點兒，老頭兒給粥皮兒，擦胭脂抹粉

兒的給一盆兒。

你也打粥，我也打粥，沒有孩子，抱個枕頭。（續集頁二九—三〇）

小白菜兒呀，地裏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好好跟爹爹過呀！就怕爹爹續後娘呀！續了後娘三年正呀！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肉，我喝湯呀！拿起飯碗淚汪汪呀！親娘想我一陣風呀！我想親娘在夢中呀！河裏開花河裏落呀！我想親娘誰知道呀！想親娘呀！想親娘呀！白天聽見蠅蠅叫呀！夜裏聽見山水流呀！有心要跟山水走呀！又怕山水不回頭呀！（民間歌謠全集頁三二）

像這一類的歌謠，可以說是歌謠中的杜詩了。許如詩女士在她英譯中國兒童歌謠 *Little Songs: Chinese Children's Rhymes* 的導言裏說，「南方的歌謠固然『漂亮』，但北方的却往往有真的美」。這是很公允而確當的批評。

## 北平的四季

郁達夫

對於一個已經化為異物的故人，追懷起來，總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處；隨後再慢慢的想想，則覺得當時所感到的一切壞處，也會變作很可尋味的一些紀念，在回憶裏開花。關於一箇曾經住過的舊地，覺得此生再也沒有第二次去長住了，身處入了遠離的角，向這方向的雲天遙望一下，回想起來的，自然也同樣地只是牠的好處。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來，從前，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烟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沈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儂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傭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

有一藝之長，而無憎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坑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討厭。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蔔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只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沈悶，灰沙太暗澹，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曉，彷彿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道似的；但是半年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響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箇箇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爲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坟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羣。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無一不可愛的，就是大家覺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聯合上一起，在我也覺得是中國各大都會中所尋不出幾處來的好地。爲敘述的便利起見，想分成四季來約略地說。

北平自入舊曆的十月之後，就是灰沙滿地，寒風刺骨的節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箇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為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冬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也只有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說房屋的防寒裝置罷，北方的住房，並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樣，用的是鋼骨水泥，冷熱氣管；一般的北方人家，總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牆；上面花廳內都有一張暖炕，一所迴廊；廊子上是一帶明窗，窗眼裏糊着薄紙，薄紙內又裝上風門，另外就沒有什麼了。在這樣簡陋的房屋之內，你只教把爐子一生，電燈一點，綿門簾一掛上，在屋裏住着，却一輩子總是暖烘烘像是春三四月裏的樣子。尤其會得使你感覺到屋內的溫暖堪戀的，是屋外窗外面鳥鳥在叫囂的西北風。天色老是灰沈沈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圍障，而從風塵灰土中下車，一踏進屋裏，就覺得一團春氣，包圍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馬上就忘記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歡吃酒，燒燒羊肉鍋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割捨；酒已經是禦寒的妙藥了，再加上以大蒜

與羊肉醬油合美的香味，簡直可以便一室之內，漲滿了白濛濛的水蒸溫氣。玻璃窗內，

前半夜，會流下一條條的清汗，後半夜就變成了花色奇異的冰紋。

到了下雪的時候哩，景象當然又要一變。早晨從厚綿被裏張開眼來，一室的清光，會使你的眼睛眩暈。在陽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來了，蟄伏得很久的小鸟，在這時候會飛出來覓食振翅，談天說地，吱吱的叫箇不休。數日來的灰闇天空，愁雲一掃，忽然變得澄澈見底，霧障全無；於是年輕的北方住民，就可以營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趕冰車雪車，就在這一種日子裏最有勁兒。

我會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破驢，出西直門上路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峯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祕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一想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箇寒顫而吐一口清氣，如同在釣魚台深旁立着的一瞬間一樣。

北國的冬宵，更是一篇特別適合於看書，寫信，追思過去，與作閑談說廢話的絕妙時間。記得當時我們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總不遠千里地走攜來

聚在一道，會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月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像這一種最深沈的情調，本來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夠多享受幾次的曇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裏，那趣味也一定不會得像如此的悠長。

總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賞識賞識北方異味者之唯一的機會；這一季裏的好處，這一季裏的瑣事雜憶，若要詳細地寫起來，總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麼大的書好做；我只記下了一點點自身的經歷，就覺得過長了，下面只能再來略寫一點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懷夢境，聊作我的對這日就淪亡的故國的哀歌。

春與秋，本來是在什麼地方都屬可愛的時節，但在北平，却與別地方也有點兒兩樣。北國的春，來得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後，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着遊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為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得同飛馬似的溜



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繕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記憶的痕跡，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京城，本來就是一箇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一踏出九城的門戶，四面的黃土坡上，更是雜樹叢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裏顫抖着的嫩綠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經系統不十分健全的人，驟然間身入到這一箇淡綠色的海洋濤浪裏去一看，包管你要張不開眼，立不住腳，而昏厥過去。

北平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裏的新綠，真是一幅何等奇偉的外光派的妙畫！但是這畫的框子，或者簡直說這畫的畫布，現在却已經完全掌握在一隻滿長着黑毛的巨魔的手裏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那一日纔能夠重見得到天日呢？

從地勢緯度上講來，北方的夏天，當然要比南方的夏天來得涼爽。在北平城裏過夏，實在是並沒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熱的時候，只有中午到午後三四點鐘的幾箇鐘頭，晚上太陽一下山，總沒有一處不是涼陰陰要穿單衫纔能過去的；半夜以後，更是非蓋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過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在北平，春夏秋的二季，是連成一片；一年之中，彷彿只有一段寒冷的時期，和一段比較得溫暖的時期相對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間，自夏到秋，也只覺得是過了一次午睡，就有點兒涼冷起來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別的覺得長，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覺得比別處來得濃厚。前兩年，因去北戴河回來，我曾在北平過過一箇秋，在那時候，已經寫過一篇『故都的秋』，對這北平的秋季頗贊過一道了，所以在這裏不想再來重複；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實在也正像一冊百讀不厭的奇書，使你愈翻愈會感到興趣。

秋高氣爽，風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騎着一匹驢子，上西山八大處或玉泉山碧雲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紅柿，遠處的煙樹人家，郊野裏的蘆葦黍稷，以及在驢背上馱着生菓進

城來賣的農戶個家，包管你看一個月也不會看厭。春秋兩季，本來是到處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來似乎更高一點，北方的空氣，吸起來似乎更乾燥健全一點。而那一種草木搖落，金風蕭殺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覺得要嚴肅，淒涼，沈靜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農民的家裏或古寺的殿前，自陰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牠三個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爲氣！』以及『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的那一種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覺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會感到至極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駕。所以我說，北平的秋，纔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只不過是英國話裏所說的 High season 或叫作小春天氣而已。

統觀北平的四季，每季每節，都有牠的特別的好處；冬天是室內飲食奄息的時期，秋天是郊外走馬調鷹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綠，夏天飽受清涼。至於各節各季，正當移換中的一段時間哩，又是別一種情趣，是一種兩不相連，而又兩都相合的中間風味，如雍和宮的打鬼，淨業庵的放燈，豐台的看芍藥，萬牲園的尋梅花之類。

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斂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爲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

## 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大覺得。立春已過了十天，現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頭了，布衫攤在兩肩，窮人該有欣欣向榮之意。光緒甲辰即一九零四年小除那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曾作一詩云：

「一年條就除，風物何淒緊。百歲良悠悠，白日催人盡。既不爲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羣生，何處問靈蠢。」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做了這樣一首云：

「東風三月煙花好，涼意千山雲樹幽，冬最無情今歸去，明朝又得及春游。」這詩是一樣的不成東西，不過可以表示我總是很愛春天的。春天有什麼好呢，要講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義，最好去查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抒情詩的演說，那篇世界語原稿是由我筆錄，譯本也是我寫的，所以約略都還記得，但是這裏謄錄自然也更可不必了。春天的美，是去直接領略的，關門歌頌一無是處，所以這里抽象的話暫且割愛。

且說我自己的關於春的經驗，都是與遊有相關的。古人雖說以鳥鳴春，但我覺得還是在別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與花木。迂闊的說一句，或者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緣故罷。小時候，在春天總有些出遊的機會，掃墓與香市是主要的兩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麼這水與花木自然就不會缺少的。香市是公衆的行事，禹廟南鑪香爐峯爲其代表，掃墓是私家的，會稽的烏石頭調馬場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記憶中還是一種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記云：

「晨坐船出東郭門，挽纜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爲陶心雲先生所創修，堤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遊人頗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轎過市行三里許，越嶺，約千餘級。山上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著花蔚藍色，狀如豆花，結實卽刀豆也，可入藥。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於碗口而長僅二三寸，頗爲可觀。忽聞有聲如鸛鳴，闐闐然，山谷皆響，問之驕夫，云係雉鷄叫也。又可里許過一溪，闊數丈，水沒及胫，旱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鵝卵，整潔可喜。行三四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闊壯。方祭時，小雨霏霏落衣袂間，幸即晴霽。下山午餐，下午開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並作，大雨傾注，至家不息。」

舊事重提，本來沒有多大意思，這裏只是舉個例子，說明我春遊的觀念而已。我們本是水鄉的居民，平常對於水不覺得怎麼新奇，要去臨流賞玩一番，可是生於與水太相習了，自有一種情分，彷彿覺得生活的美與悅樂之背景裏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蟲又次之。我非不喜禽蟲，但他總離不了草木，不但是吃食，也實是必要的寄託，蓋即使以鳥鳴春，這鳴也得在枝頭或草原上才好，若是雕籠金鎖，無論怎樣的鳴得起勁，總使人聽了索然興盡也。

話休煩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麼樣了呢。老實說，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將二十年，不可謂不久矣，對於春遊却並無什麼經驗。妙峯山雖熱鬧，尙無暇瞻仰，清明郊遊只有野哭可聽耳。北平缺少水氣，使春光減了成色，而氣候變化稍劇，春天似不會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爲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衫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不過這春的季节自然還是有的。第一，冬之後明明是春，且不說節氣上的立春也已過了。第二，生物的發生當然是春的證據，牛山和尚詩云，春叫貓兒貓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只是懶散，雅人稱曰春困，這似乎是別一種表示。所以北平到底還是有他的春天，不過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

點，叫人有時來不及嘗他的味兒，有時嘗了覺得稍枯燥了，雖然名字還叫作春天，但是在就把他當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頭，反正這兩者在表面上雖差得遠，實際上對於不大承認他是春天原是一樣的。

我倒還是愛北平的冬天。春天總是故鄉的有意思，雖然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至於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鄉的冬天我也不喜歡；那些手脚生凍瘡，半夜裏醒過來像是懸空掛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氣的感覺，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紙糊過的屋子裏就不會有的。在屋裏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種好處，可以讓人家作事，手不僵凍，不必羨視呵筆，於我們寫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遊之樂久矣。

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到過北平的人，都知道：『無風三尺土，微雨滿街泥』這兩句話說得最剴切不過。

原因是北平是一個大陸性的地方，全年的雨量常較東南沿海為少，且分佈又極不均勻，夏季特多而他季甚少；例如近幾年作者在北平會親眼看見冬春五六個月內，僅下了十幾次小雨，有幾個月竟整月沒有下過一點，這在南方真是很少看見的；何況這裏都是砂土，土質又鬆，在一陣風馳電掣的車輪過去之後，常扇起了一片很厚的灰土；偏巧這裏的車子又多，一天到晚總是川流不息的跑着，在這種場合之下，你怎能叫這『三尺之土』安然停下？然這還在無風的時候，要是大風一起，那才倒霉，一陣陣的灰砂，常會沒頭沒臉地蓋下，你如果正在路上行走，沒有帶上眼鏡或蒙住嘴鼻的話，算不定會使你眨住了眼或抹了一鼻子灰，所以到北平旅行的人，常以此為苦。記得上月世界低音歌王夏理亞平到平表演的時候，便爲了吃不住這個苦而趕緊跑了，臨行時記者還問他對北平

## 北平的氣候

朝 英

有什麼感想，他說：『北平一切都好，獨有黃砂有點壞不消。』這真含着北平一句土話，叫做『吃不住兜着走』了。

實際上這還不算怎麼樣的奇特，最利害的是每當春夏之交——三四五各月，會憑空的天昏地黃飛砂走石起來。而且連天上的太陽月亮，也會弄得黯淡無光，古人有『黃沙漫漫，天日爲昏』的描寫，我想也不過是如此的了。這種風砂，北平人不知道是叫他什麼？但在氣象學上却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沙陣（sandstorm），是颶風（hurricane）的一種。

上面已經說過，這裏的雨都下在六七八九這幾個月裏，尤其是八月這一個月，竟佔了全年的三分之一；而且有時候下的大了，一天就可以下到這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試想，在這種畸形的大雨之下，這些『微雨』已經『滿街泥』的胡同泥道，豈不是糟之又糟；何況這裏河道又少，一下子怎麼可以宣洩出去。北平近郊和永定河等之所以有積水不退或氾濫的現象發生，多少是和這個有關係的。

『黃梅時節家家雨』，在長江流域的人差不多都嚐到這種梅雨時節的滋味，在這種雨裏，出門帶傘不得，不帶傘又不得，因為帶了傘呢，覺得累贅；不帶傘呢，這種不休

不止的濺濺毛雨，有時也許會下大了一點。再加起在梅雨期裏——約自六月中旬起至七月上旬止，天老是那麼陰沉沉地一天到晚，濕度又大，溫度又低，一陣冷風過來時，會使你索索的發抖；晾了衣服，一天也不得乾；新買來的無線電乾電池，要是保藏得不好，兩三天就要使其發聲；然在北平可沒有這些，因為南方正在霖雨連綿的時候，這裏至多不過下幾陣雷雨，雷雨過了，天又轉晴，你說這種天氣夠多麼痛快！

雷雨在這裏發生得很遲，最早在三月初或可聽到一二聲雷響，然大多數都在四月開始，例如今年五月一日，才聽到霹靂一响；但到十月，便已壽命告終，不像江浙閩粵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聽到雷聲隆隆，看到電光閃閃。在這六七個月中，六月裏又像是最多雷雨，然統計下來，一年也不過十餘次或廿餘次罷了。最有趣的是下了雷雨之後（要是不大），路上馬上就乾，不像『細雨紛紛割不斷』的時候那樣討厭。而且在赤日當空濟暑悶熱的時候，若來了一陣雨，便覺得胸襟清涼，精神爲之一爽，比在東安市場吃冰激淋，西單牌樓喝酸梅湯實在好得多了。若下在夜裏呢，則在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後，便看見雲歛晴空，碧天如洗，間或留有殘雲，亦都是如棉絮一樣的白色大塊。迎着對面朝陽，更加晶瑩雪白；華麗輝煌，偶或雲破天開，愈加襯托着一綫青天的美麗，所

謂「雨過天青雲破處」，正是這樣景色的特寫。即平日被塵砂迷糊住了的遠山近郭，這時也可盡收眼底。再者北平城裏與近郊的樹木花草極多，經過這一陣雨水沖洗之後，更覺得鮮妍萬端，倍極葱蘢，「花含宿雨柳含烟」，真是有說不出一種好看。又此時一般起得早的，都提着鳥籠到天橋，先農壇，永定門，北海與近郊一帶聊去，玩倦了，便坐在水榭柳陰之下，泡上一壺茶，慢慢的自斟自酌。有朋友的時候，還可以對奕一局棋，看看書，說說笑，有愛人的更好。跑到中山公園的水榭，來今雨軒後面的池邊，北海的玉簾橋上，都可以縱目騁懷，沉醉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所謂「陂塘春水綠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其妙；亦惟北平，始有此妙，俗語有「失於此者得於彼」，北平其亦因多於風砂而美於雷雨後之時乎！然有時正在路上行走，附近又沒可躲的地方，忽然「黑雲鬢鬢西南來，狂飈披勢驚奔雷；夕陽倉卒收不及，劃在半壁青天開」的時候，也會把人嚇了一大跳！

大陸性的氣候往往是這樣，收熱易，放熱也易，北平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例如夏天的時候，日裏有時熱得不堪，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已涼了不少，往後越多過了一個鐘頭，越涼了一個鐘頭，一直到早晨日出以前，便是全日最涼的時候，故在北平有許多有

戲癮的，都在這個時候跑到城外去喊喚，有的還任着一把胡琴，更加是「歌聲悅耳」。諺云：「伏裏蓋夾被，田中不生米。」這在南方生米的地方的確是如此，但在北平却並不盡然，到了半夜非特祇蓋夾被，而且還有蓋棉被的呢。這種現象在夏天如此，在冬天乾季時亦莫不如此，蓋每遇晴天，溫度在每天相差必大，普通有「早上冷，午上暖，要下雨，總得半個月。」在北平非但祇半個月，有的時候簡直一個月兩個月也沒有下到一點。

這裏若照緯度上說來，是北緯約四十度的地方。所以日長夜短或日短夜長的現象是很顯著的，在冬至相近的幾天，晚上到五點多鐘，便有點昏黑，早晨非得在七點鐘過後，不能見曙光，冬至過後，晝間便逐漸加長，同別的地方一樣；到了接近夏至的時候，這裏日子晝間便挺長，夜裏便挺短，懶惰的人，睏到六點多鐘醒來，便以為自己是很早的了，其實太陽早早掛到了三竿之上。晚上六點鐘吃過了晚飯，打了一回乒乓球，看了半個鐘頭報，再在外邊溜達一下子，天上還是很光亮，詩句有「綠樹搖濃夏日長」，這裏的夏日才算是真正的長了。

因了區域，環境，緯度，和日射的關係，北平冬天的冷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所以

十一，十二同正，一，三這五個月內，平均的溫度，都在零度之下，最冷的天氣，溫度會低到冰點以下三十五六度（華氏）。北平溜冰之所以有名，便因為北海中山公園，中海南海等處的厚冰，常保持到二三月還不融化的緣故。最有趣的是早晨起得很早的時節，若將鑲鑰一類的東西含在嘴裏，便會馬上將你嘴巴黏住，毛筆一類的東西，若將頭弄濕觸到鐵器之上，隨便你怎樣拉的快，筆頭常黏住不肯下來，所以古人所說的『繒纒無溫』『滴水成冰』的話，在這裏看起來，實在並不是怎樣奇怪！然有人未到北平以前，常疑心這裏是冷得怕不能忍受，那你可不要怕，因為這裏溫度雖低，濕度却是很小，所以當沒有風時，並不顯得怎樣冷，刮大風時却未免有點難受，但你還可不要怕，因為祇要有錢，這裏有的是皮袍，和煤炭，你要是怕冷，那坐在家裏得了，反正多穿上幾件皮皮的，毛的，每個房間裏都生上一個火爐，如果怕火爐有烟不雅觀，和怕中煤毒，還可以換上幾個西式的熱水汀。要出去呢，也很便當，祇要備有一部八汽缸一九二六年式的流線型的汽車，坐在裏頭一點也不冷；而且還很好看。此時你要高興看戲的時候，一霎時就可以到中和看程硯秋，開明看尚小雲；或光陸平安看電影，北京飯店去跳舞，至於報上說什麼：『昨夜凍死乞丐十六名，』或『貧民三千餘人，無衣蔽體，情形甚慘。』那

是另外的事，這裏不談。

冷得快，熱得也快，北平便是這個樣子，普通說北平無春秋，確也有相當的意思，因為在這裏一暖和起來，便暖和得很快，溫和的天氣祇有廿幾天，便轉到了像初夏一樣暖熱的天氣。一些花草樹木，此時便長得很快，如果下了一陣春雨，那便長得更快，清詩有『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醒』，便是絕妙的寫真。到了秋天，也是一樣，北平人有一句土話叫做『一陣秋雨一陣涼，十陣秋雨換了棉』，自然可以知道的天氣是涼得快了。不過這裏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時候，光景却特別有點淒涼，因為這裏有許多葉子自從『一葉飄零忽知秋』以後，經過了一陣秋風秋雨，葉子便會特別下的快。如果在夜間失了眠或別有心緒的人，聽見瑟瑟秋雨，那纔真有點像宋人小詞中所說的：『窗外芭蕉窸窣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

還有一點，這裏的霜期甚長，約有六七個月；量也很多，每年連日月暈約有一百餘次，蘇洵作辨姦論若在北平，恐怕還要早一點脫稿。因為『月暈而風』的一句話，還可

這裏梅花很少，故『春來第一枝』常讓桃花出風頭，在桃花之中，山桃最早，在三

月下旬，便已發芽，碧桃次之，蜜桃又次之，開花發芽，都在四月下旬。杏較山桃稍遲，李又較杏爲遲，此後如石榴，銀杏，海棠，杜梨等等，均在四月下旬及五月上旬，跟蹤的發葉或開花。聲聞遐邇的如法源寺之丁香花，崇效寺，中山公園的牡丹花，都在五月初中旬始盛開。又爲詩人們所嘆賞的楊柳，在四月中下旬便發芽吐葉，至於『柳絮飛來一片紅，夕陽返照桃花塢』，須在五月初旬始能看到。這和廣州在正月初便已桃花盛開，一月杪便已楊柳發芽，相差約在百日左右，即和上海南京漢口等處，相差尚有半百之多。孟姜女歌詞裏有：『三月裏來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這種風景，在北平實在還說得太早。（註三月當是陽歷四月）

鳥類在北平亦較南方爲少，除留鳥夏鳥冬鳥沒有精確的觀察着外，候鳥如雁燕之類，在這裏都很少停留，雁在三月遷徙後，已好久沒有聽到那種淒涼之聲；燕本來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可以看到，但在今年，始在昨天看到一隻，『淒涼怕看燕歸來』，難道燕子也怕看見這陪危的故城嗎？

五月十五日寫於北平

我不懂得風水，我要說的不是風水，是風和水。

初到北平來的南方朋友，總覺得北平的風可怕。住常了，也就慢慢的能適應環境了。我記得有個痛恨白話詩的同學，作過一首白話詩，說：『北京的風啊，真討厭哪！白話詩啊，真北京的風啊！』這首詩的本身就表現出北京的風是如何的討厭了。風之討厭，固不限於北平的，不過風到了北平，就更討厭了。把風跟花雪月拉到一起的，大概是沒到過北平的人，或者不是北平的風。小時候兒，我總以爲風是野地裏才有，因爲在野的樹要動，才有風；於是恨樹。後來知道水可以作浪，樹却不能興風，而且有時『樹欲靜而風不息』，倒覺得樹有些可憐了。

風之所以討厭，因爲它總是幫壞人的忙。放火的總是趁刮風的天兒；作賊的，據說有句格言，是『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也有說是『偷風不偷雨』的，總之也與風

## 北平的風水

何容



有關。壞人總是借風的力量而作惡。北平的風之所以討厭，却是因為它給人種種壓迫。擺在大街上賣的食物，上頭不知道有多少病菌；只因自己並不在飯攤兒上吃飯，有時在小攤兒上買幾個梨，也得帶回來削了皮才吃，所以在衛生方面，還不會直接受到風的壓迫。那些只求一飽的同胞們，哪兒有飯就在哪兒吃，本來就講不起衛生。也不必管他們吧。講體面的當局，怕外國人看見了笑話，也曾禁止過在小街上擺攤兒；只講事實不管體面的，就又不管這些事了。總之誰對於風也沒辦法。

像我們這一路人，所受的壓迫，還是在行動方面的。出門的時候兒，安步以當車，壓得睜不開眼睛，若竟閉着眼睛瞎走，又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坐「人拉人」的車，風天兒當然要加價；而且要是頂着風兒走，有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車夫，常常跑着吐沫，甚至淌鼻涕；吐沫星兒颺到臉上，雖未必就會傳染上肺癆，總難免有不快之感。要同他交涉，又是毫無憑據的事，而且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了，也只好「唾面自乾」。女人們坐車，常用手帕把修飾了半天的臉蓋上，也許就是怕受吐面之辱。那些坐着汽車兜風的人們，自然不會感到這種壓迫。

風之能壓迫人，是因為它能掀起塵土；若是沒有土，而單有清風，似也可與「細雨」

或「明月」添個雅境。土能剋水，水也能剋土。若有水，風也可以減少些效力。洪水固然可以毀滅一切，但若水不制土，便只好任風作怪了。那些提着水桶洒街的清道夫，「一杓一杓的，洒得又遠又均勻」，可是制不住土，也就無補於風之爲害了。北京城裏本來是有河有溝的，現在便只有「河沿」「溝沿」了。而且有些已經填平了築成走汽車的馬路了，「建設」的意義，本來就等於「建築」，疏濬溝渠當然不在建設範圍之內。而且河溝又不是「文物」，用不着「整理」；雖是古物，却不值錢，也用不着「保管」。假設北平沒有這幾個「梅子」，簡直就成「乾城」了。土的勢力那麼大，也許是因為水少的緣故。風那麼可怕，正是因爲土多。

在北平住這麼些年，「人情」沒有闡明白，「風土」倒領略得不少。因爲「土」而聯想到「水」，乃談風水。

## 我不小覷平劇

朱春舫

且說我如何不敢小覷平劇！

民國九十年間，三五同志，在北京組織一社，叫美齊社。社員呢，大半是鍍過金的留學生，對於一切流行有藝術性的玩意兒，如跳舞，溜冰，魔術等都有相當的研究和欣賞力，記得我們當初有一句口號是「以舞蹈來替代麻雀！」

第二年的冬季，有人發起北京四郊冬賑游藝會，幾次開會討論的結果，地點是決定在「真光」，節目是魔術話劇西洋歌舞等等。

「沒有舊戲，在北京似乎不能號召觀眾吧？」有人這樣的問。

「我們應當有自知之明，」有一位社友立起來很激烈地反對，「如果人家叫我們去跳一次『探戈』，唱一只紐約盛行毛毛雨一類的小曲，以及彈一回披霞諾，我們是決不會去險的。但如果現在要請我們去喊幾句『孤王酒醉桃花宮』……那可不免班門弄斧，

不度德，不量力了。」

真所謂忠言逆耳，我們當時聽了這幾句話，大家都很有生氣。這詎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麼——尤其是陳××女士，聽了更大的不以為然。

陳女士是二十年前，北京數一數二的交際明星，跳舞是不必說，並且說得一口好流利的英語；雖然原籍是江南，但却生長在北方，牠從小就喜歡哼幾句，對於平劇，平日耳濡目染的程度，是更不必提了。而且有時還請人替她說戲。她既然自告奮勇，我們當然一致擁護。結果，平劇的一項節目，便由她去擔任了。

節目中最末一項是話劇。名字及情節，現在我都記不起來了。因為全體社員在話劇裏一齊登台，所以放在大軸；壓軸便是空城計。飾孔明的，不消說，當然是陳××女士，琴童便是她兩個女兒，非常的玲瓏可愛；還有那兩個掃街老頭兒，因為借此可以上台去胡鬧一陣，社員都爭先恐後的思想去扮演。可是司馬懿呢——却無人顧問。第一，司馬懿是配角，請問到了那一天，社友都抱着「出風頭」主義，誰肯去當這吃力不討好的配角？第二，即使我們社友之中，有一兩位是會唱大花臉的票友，他們不會自己來一齣麼？如何肯飾空城計的司馬懿？我們討論了半天的結果，祇好向城南一個班底裏，借一

位來充這角兒，代價是袁頭十二枚。

大概兩個月以前，我們便開始預備了，其他的節目，似乎是很簡單，很容易，說也奇怪，我們的目標和興趣，漸漸的轉移到了平劇方面。於是乎陳×××的家中，便空空地熱鬧起來，每日去聽她吊嗓的，說戲的，後來居然彩排，一天到晚，真是車馬盈門，胡琴孩子的聲不絕於耳，不在話下。

我因為有人發表過「貽笑大方」那些意見，總覺有些放心不下。有一天我靜悄悄的請了唐××回到陳家去，唐××呢，說起來話長，他是在旗的，如果沒有辛亥那一次革命，說不定他現在還是皇親國戚呢。他聽了一段二六以後，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也虧她！」

光陰似箭，我們是真個要登台了。社友大家都興高彩烈，擦拳磨掌，因為我們的人場券，在未開演以先，早已銷售一空。話要說回來，我們當時宣傳的方法，的確不壞。各大報館裏，我們都有密切的聯絡，各大機關裏，有的是親戚故舊，而且我們社中有幾位社友，在十六七年前，如陸小曼女士等確是鼎鼎大名，不可一世的，她們都肯犧牲色相，登台演劇，那還了得！

古琴——雙簧——魔術——探戈——西洋小曲——一樣一樣的過去了，似乎很順利，四座彩聲不絕，觀衆也沒有離座他去的。忽然臺上燈光一亮，空城計來了，行頭的鮮明奪目，是不必說。一回兒，孔明出來，道白很清楚，台步也還平穩，神情也還合理化，但是無論孔明如何如何的賣力，一點彩聲也沒有，城頭一段，也當得起「平穩無疵」四個字，可是觀衆好像沒有聽見一般。這一來，可真把我們社友急壞了，大家都不要而同的，跑到我們自己所留的包廂裏面，面面相覷，覺得不妙。有一位，立刻出主意，說人家既然不肯唱彩，讓我們自己來幹吧。說完這句，彩聲便如爆竹一般不斷的從我們包廂裏射出來，可是別處呢，直到孔明下台，還是一點彩聲也沒有。

最可氣的是司馬懿，一出場便有人報以彩聲，以後，他每唱一句——好像觀衆故意和孔明過不去似的——便有人喝「好」，從上場起直到下場止，彩聲是始終不斷。——唱空城計中的司馬懿得到彩聲之多，自從有戲以來，這恐怕是第一次吧。

一個月以後，無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位北京有名的評劇家，那一天他也在場。他說：貴社中真是人材濟濟，尤其是空城計中飾司馬懿的那一位，神情架子，非常的老

提起廣和樓來，北平人沒有不知道的，就因為牠是中國國劇唯一大科班富連成社的大本營；富連成已享盛名卅餘載，廣和樓便是牠每日上演的戲園子，尤其廣和樓的風格是有着獨具的姿態，每日川流不息地，不知有多少人迷戀着牠。

廣和樓坐落在前門肉市，破舊的大門，狹窄的甬道，最舊式的建築，糟朽不堪；到了這裏不由便想到古羅馬的頹垣敗壁的風度。戲園外面的小院子裏列滿了賣零食的小販，餛飩，燒餅，羊爆肚，豆腐腦，牛奶酪……最妙的是緊挨着這些賣吃的旁邊就是一個長可丈餘，廣可三尺的尿池，臭氣蒸騰，尿者不斷，使得這些食物益發有不可言傳之味。

在二三十年以前，北平的戲園都是這樣的，不過現在別的都逐漸改良，只有廣和樓作了個中流砥柱，一直保持着舊時的格式。戲好價廉，某一時代便成了下級社會唯一的

## 廣和樓的捧角家

綠 英

練，不要說外行，內行當之，也未免有愧色呀！

我——從此以後，便不敢小觀平劇。

戲園子，因為不賣女座，所以演戲時不免失之粗野，尤其演猥褻的劇本時，更是繪色繪聲，毫不在乎，又搭上科班出身的戲子都有真功夫，已出科的名伶馬連良，小翠花，譚富英及青衣大王梅蘭芳（梅蘭芳曾在該班學技），更是響玲瓏的活招牌，其號召力之大自不必說。顧客中除一般勞動階級之外，青年學生更趨之如鶩，其餘如小報的新聞記者，甚至一般社會上振振有聲的遺老及小有聲名的名士也雜集其間，品姿論色，與不少衰。

至於廣和樓內部與一般戲園也大有不同，當然談不到什麼光線，空氣好壞，光是戲台上那兩根大柱子就夠受了，廳戶全是紙糊的，冬天一律封死，夏天把紙撕掉，地下是高低不平的碎磚，樓上的地板盡是大窟窿；假使戲台上演起武戲時，灰沙蔽天，真是烏烟障氣。座位空隙甚小，胖子簡直塞不下去，呼吸不便，行動不靈，莫此為甚。可是每天仍是滿坑滿谷，其原因似在真理以外，令人難以索解。

前面說過觀劇者的各種份子，年深日久，自然就有捧角之事發生；其中吃醋爭風，鉤心鬥角，真個小有可觀，現在先從學生說起：

學生都是青年，青春之火燃燒着，最容易激動心情。因為生性的不同，所以有的喜

歡扭扭捏捏千嬌百媚的花旦，有的便喜歡英氣勃勃身手矯捷的武生；有的喜歡風流瀟灑秀雅溫文的小生，有的便喜歡穩健端莊唱作兼優的老生；有的喜歡剛健婀娜花枝招展的武旦，有的便喜歡黃鐘大呂氣概激昂的花臉。其間若有利害衝突時，不免便發生爭鬥，假使有兩個人同時喜歡一個花旦，這兩人便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在戲園裏便每人集合一幫幫手，列開陣勢，有坐在前排，有坐在後排，有坐在樓上，有坐在兩廊。花旦出場時或有所舉動時，這邊早轟雷也似來一個碰頭好，那邊也緊接着跟上一個，這邊不服氣再來一個，那邊大怒又加上一個，他們的術語，謂之「頂好」（頂字作動詞用），就是雙方互頂的意思，所以往往在一個動作過去半天或花旦出半天之後，好聲不絕，越頂越有勁，觀衆個個皺眉，花旦爲之不樂，假如頂得太不可開交時，這邊的英雄裏便有一個或幾個挺身而出走到那方面遞哀的美敦書，其熟用的話如：

『小子！敢出來嗎？』或

『外頭見！』或者開口就罵，高興也許伸手一個嘴巴（耳光也），此種表示不外乎欲作一場激烈的交手戰，雙方都不願栽跟頭，於是挺胸而出，顧盼自雄，義無反顧的架勢真像能辟易萬人似的，於是別無他言直奔天安門而去。天安門位在前門之北，欄雕

玉砌，金碧輝煌，原是帝都時代天子駐蹕之地，不過天安門前有一行深而且密的松樹林，藏龍伏虎，深邃幽靜，倒是絕好打架的所在，當這兩幫人往天安門走時，前門大街的警察有時便明白是什麼事，便加以勸解，雙方有時不願作「無謂的犧牲」便哄然散去。這是最好的解決。

或者到了天安門松林之後，兩方首腦便當先出場，講究個「先禮後兵」，最先互相質問為何給那花旦叫好，如果有一邊勢弱便答應以後不叫了。如若不然，越說越僵，於是武力解決，納頭便打，生死如同置之度外一般，敗北者當然忍辱的答應城下之盟，無條件地接受一切不平等條約，回家自己去養傷；勝者揚眉吐氣自不待說。有時或者也吃官司，然而爲了心愛的戲子，一切犧牲似乎都甘心情願。

捧角者的最大目的便是認識他所捧的角色，認識的方法不外乎花錢買通關係人給介紹，或者在門外等着，楞上去打招呼，角兒不敢得罪這些大爺，便也將計就計的認識了。於是捧角者今天請吃飯，明天請看電影，看賽足球，送禮。角兒的一擲一笑都認爲莫大光榮。有的簡直住到角兒家去，担負一家的開銷；有的因爲捧花旦便也沾上了花旦的習氣，留起長長的頭髮，高得頂住頸骨的衣領，一步三搖，衣服瘦瘦地，臉上擦粉，

說話嬌聲嬌氣，一笑把手絹一握嘴；有的便因此學戲，正式下海。這幾類都是捧角而有成績者，其餘空勞心力者更是恆河沙數。

(以上多半用花旦爲例，餘者皆同樣情形)

這羣自己以爲聰明而其實可憐的學生，他們莫明其妙地作着這種無聊的舉動。這在戲子方面當然是無害的，聰明的戲子們很能利用他們自己的幸運，當然以獲得大多數捧者爲樂，因此盡力各方聯絡，因此學生捧角者之間的衝突，五六年來，迄今不衰。

其次說到小報的新聞記者，他們與學生的立場又不同了，他們當然不願賠錢而願有所收入，他們的捧角無非是在報屁股上弄一個戲劇專號，作些肉麻的捧角文字，捧角文章其實是不容易作的，作得多了，自然離不了那一套，如「嬌艷動人」「黃鐘大呂」「嗓音清超」「武功精熟」「深入化境」「嘆觀止矣」「予有厚望焉」，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有時便造些謠言，破壞某個戲子的名譽，戲子急了，只得花錢津貼；這筆款好在有冤大頭來代出，不成問題。如此戲子可免謗言，記者得其實惠，彼此兩便。這種記者不學無術，月薪有限，有時不免玩這類把戲以資補助，然而有時也會激怒了學生大爺而慘遭飽打，去年曾有所謂「北平名評劇家」躲在報館裏數日不敢露面的趣事發生，這便

是一般下流記者的捧角，自然也有二皎皎者流，也未可一概而論。

又有一般遺老們，下野之後，坐擁鉅資，飽暖無聊，便拿捧角當作一種消遣工作。他們的對象多半是年青貌美的戲子，或者他們別有作用，居心不可測，此處可以不提。他們最得力處是有錢，所以戲子們很喜歡同他們交往，雙方有利。他們有時更資助一個出科的戲子，替他出錢組班。有時帶着他們逛逛公園北海，白髮紅顏相得益彰，遺老拈鬚而笑，其樂陶然，贏得無數人的豔羨。他們是實力派，既不用如學生之出生入死，又不用如記者之費盡心機，孔方兄飛去，目的物擒來，決無拖泥帶水之弊。這便是遺老們的捧角。

名士的捧角現在似乎不多，此處所說名士指一般與菊界有相當關係者，或者在菊界佔有相當勢力，他們的捧角很嚴格，對某一個角色認定他大了必紅，於是便下力死捧，或代他張羅拜師，替他宣傳，他們的用意是將來這戲子出名之後感恩圖報，於他們當然有利，這與記者之捧角大致相同，都是有所圖的。他們用了戲界的勢力，捧角也易如反掌，眼光遠，經驗足，比起前者又高一等。

近來更有一幫女學生的捧角，她們當然比男學生文明得多，頂多不過對自己所喜的角兒特別多聽多看，在同學之間大家起起鬧。在廣和樓未開女禁之時，她們早已聞知其神祕，所以女禁一開便有如一個非常難得的喜訊來了一樣，廣和樓有了女主顧，戲子的猥褻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實普通一般女學生正愛看這路的表演（其潔身自好者除外）。據觀察結果，她們所喜的角色最受歡迎的是青衣花旦，其次是小生，別的則難登大雅，先決條件還是在這戲子的容貌之美否。

至於那般勞働階級才是為娛樂而娛樂，他們積蓄了相當的錢聽一回戲祛除一日的勞瘁，那有閒心閒力來捧角呢？

以上所說便是廣和樓富連成社捧角家的大概情形，並無一字虛話，當然有許多更新奇可笑的事被作者漏掉了，因為在半年以前我正是一個學生捧角家，說到這裏真叫我痛哭，我瞞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錢？不知虛糜了多少光陰？更不知犧牲了多少功課？糟蹋了多少精神？常常曠了課趕到廣和樓去泡一整天，其始是由了朋友的引誘，便如此不能自拔地過了一年多。後來忽然清醒便斷絕了這種混沌生活。現在偶而去廣和樓時，一點都沒有捧角的心了，我已經算是一個過來人，眼看這一幫後起的又在鉤心鬥角了，這種惡劣的習慣將延到何年何月呢？

「捧角是爲什麼？對於我們學生。『我永遠這樣想。

廿五年五月十一日於北平

## 北平的巷頭小吃

徐霞村

北平爲三百年來滿洲旗人聚居之地，當日一般養尊處饒的小貴族整日游手好閑，除了犬馬聲色之外，唯有靠吃零食來消磨他們的時光，因此北平各胡同裏售賣零食的小販之多，也爲國內任何城市所難望其項背。卽到如今，這種風氣仍沒有隨着大清帝國而衰去。假如你和一個沒落的愛新覺羅氏的後人做着鄉人，同時你又是一個細心的人的話，你便可以看到他們有時即使剩了少數買米的錢，也要把牠拿出來在門口買一串毫不解饑的糖葫蘆吃吃。我雖然沒有榮幸生在這種貴胄之家，但因爲前後在北平住了二十年之久，耳濡目染，口嚙之餘，對於北平的各種巷頭小吃也頗知一二，平日坐在家裏，只消聽見門外的小販喝一聲，就可以辨出他是賣什麼東西的，即使他的吆喝非常難懂。理在我把北平各胡同裏常可以看到的，同時又爲別處所不大的幾種零食記在下面，雖然要把牠們全部寫出來，是至少要費幾百張稿紙的事。



**豆汁** 豆汁是北平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也沒有胃口喝牠。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青，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却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在北平，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担子。担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平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味。

**灌腸** 灌腸担子在北平也和豆汁担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担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鍋下面生着火，所謂灌腸，就是用團粉和紅糊做成的一種豬腸似的東西，賣時把牠切成薄片，在鍋上用豬油煎焦，盛在碟內，加上蒜汁鹽水，遞給主顧。但近幾年因為者

油的價錢太高，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臭氣薰天，令人掩鼻。

**切糕** 切糕又名盆粉糕，因為牠是用黃米麵或江米麵（糯米粉）合以相當的水分，加上小棗及黃豆，然後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的。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沿街吆喝，賣時主顧所須多少，用小刀來切。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且食時須加白糖。這是一種比較「實惠」的零食，因為既價廉又解餓。

**扒糕及涼粉** 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而且都是在一個担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吃時都須加上芝麻醬，醋，蒜水，胡蘿蔔絲，香油等作料。

**炸豆腐** 這也是一種「熱挑子」，即帶着鍋爐的担子。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炸豆腐，另一種是「丸子」。炸豆腐，顧名思義，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至於「丸子」，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想到的了，既不是肉丸子，也不是魚丸子，却是一種用粉條及「賂肢」（一種用綠豆面製成的一種薄片）炸成的丸子。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把鍋裏注滿了水，稍加花椒大料，煮沸，把炸豆腐皮「丸子」放進去，然後出門。遇到主顧買時，就把牠們盛到碗裏，加上香菜或辣椒汁，即

妥。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但是卻沒有什麼厚味。

**烤白薯** 白薯即積薯，至於北平人為什麼在「薯」字上加一個「白」的形容詞，那就不得而知了。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但據我個人的經驗，何處的都沒有北平的那樣肥，透，甜。這也許因為北平的白薯生得好，也許因為北平的販者手藝高，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那是也有用車推的，也有用担子挑的，車上或担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白薯，是住在北平的人的一樁幸福的事，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點不大受用。

**大米粥** 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最宜兒童的胃口。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挑到街上去賣。

**糖葫蘆** 糖葫蘆是北平的名產，近年他處也有做製者，但都不如北平的好。所謂糖葫蘆，其實與「葫蘆」毫無關係，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裹滿冰糖的果子，如山裏紅，海棠果，葡萄，山藥，核桃仁之類。製時最難的一步是熬糖，因熬得過老則味苦，過嫩則膠牙也。北平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為最好，但胡同裏攪盤叫賣者也間有好

的。

**豌豆黃** 豌豆黃係以老豌豆煮爛過濾，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香嫩可口，也是北平的名產之一。每年三四月間，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艾窩窩及涼糕 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蔴餡製成的涼食，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如圓筒，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販者多用小車；季節則為舊曆正月至五月。

**酪** 在牛奶裏加上白糖，再滴入幾滴白乾酒，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這就叫做酪。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而最嗜吃酪的是旗人。酪舖在北平很多，較大的酪舖除了門市售賣之外，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桶裏放着冰，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酪，沿街去賣。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還帶賣奶捲和酪乾，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留的點心，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

**酸梅湯** 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但牠發源地却是北平，而且一直到現在，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平來找。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煮好把滓子濾去，加以冰鎮，即成。然而怎樣把烏梅，水，

人或五更飢的患者，半夜兩三點鐘，家中既沒吃的，街上又無處可買，不得已而自縊聊以充飢。

硬面饅饽 在北平，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淒涼而深長的吆喝擾人清夢，那便是賣硬面饅饽的小販的叫賣聲。一般人差不多既不愛聽這種聲音，也不愛吃這種饅饽，因為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饅饽」是北平話，意即「點心」。硬面饅饽，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又有「鐺子」，「凸蓋」，「饊子」，「白糖饅饽」，「紅糖饅饽」等名目，但其不好吃則一也。買牠的人，多半是吸鴉片的

茶湯及油茶 一個担子，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另一頭是一個木箱，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擔子。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實際却大不相同。茶湯是一種稊子麵製成的粉子，賣時如沖藕粉一樣，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加上糖，然後用極滾的水來沖。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賣時用滾水一沖，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據說最富滋養。

小銅碟在手裏相擊，丁當作響，非常好聽。小販來買。此種賣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或挑担，或推車，過巷時用兩個玻璃信遠簪所售的最好，但一般人因為牠路遠價昂，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向門口酌糖，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处，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祕密了。北平的酸梅湯以琉

## 北平的豆汁兒之類

果軒

一切生活趣味，都得慢慢的汲取，才能體會到那種異樣的感覺。故聽不慣京戲的人，只覺大鑼大鼓震得耳聾，黑臉白臉，灑得眼花，但在兩廂暗陳，却儘有閉上眼睛、在那兒用兩個手指敲板眼的人，聽到會意處，忽然一聲「好」，真會使人瞠然驚訝，而他却慢慢的咬起茶來了。這種事，在有着一七百年首都歷史的北平，尤為普遍，故一些外方人，乍到此地，皆感到一種沒落，麻木；但一住過半年以上，就有了種種脫不開的「癮頭兒」捆住你，使你又感到這真是一個各等人全能活得很舒適的大都會了。

喝「豆汁兒」也是這種「癮」之一。午後，小胡同裏就會聽到賣「豆汁兒粥」的吆喝。這種人往往在午前賣「油炸餛」和燒餅。若說燒餅和油炸餛是早晨的點心，則豆汁兒恰當晚茶。中國人是不作興如西洋人一般，有定時的點心和什麼「下午茶」的，這等街頭的擔子，就是大眾咖啡館了。豆汁兒擔子一端是一個下面有着火爐的鍋，另一端則

當作「飯台」。古色古香的藍花瓷筒插了三十雙竹筷，中央是一大盤紅色辣椒絲拌的鹹菜條，也有環狀的油炸餛放在另外一隻木匣裏，五六隻白木小凳則懸置飯台四周以備食客之用。豆汁者，磨綠豆成糊狀物加水而煮之使熟也，其味入口極酸臭，如隔日米泔汁。——我很想考一下這食物的起源，搜尋幾冊講食物的書都沒有。蓋食譜膳單，都是大人先生們「鄙陋」的成績，此種只有洋車夫才是大主顧的東西，理當沒有也。——初到此地的人，真覺不敢問津，我甚至因此常罵北平人為豬，蓋我鄉只有豬才食米泔汁耳。首先發現他的好處的，是一位鄰居的×太太，她每天午後必要令他的男孩到外面去「端」三大杯的，並且還得要上三片切得極薄的鹹水芥。（這是照例要贈送的）起初我看了她笑，後來她總向我宣傳，說這東西「清瘟去毒」，散熱通風。『從此我就注意起來，果然那矮矮的賣豆汁人一進胡同口，就被好多孩子以及勞苦同胞圍得風雨不透，且有許多鄰家穿了高跟鞋的小姐們也端了盃來買，這就大大引起我的好奇心。終於有一天妻端進一盃來，並一小碟辣鹹菜。我見了那綠油油的汁液，就有點頭痛，但辣椒又是我所喜吃，就閉着鼻子呷了幾口，辣椒吃得太多，事後只覺口腔火燒燒而已。那知第二天又買了，仍有辣椒鹹菜，於是我又吃了些，這回就感到在臭味和酸味之餘，有些清香，

一如吃了王致和的臭豆腐。從此不到半月之久，一到太陽西沉，就要留心聽那悠長的「聲叫喊：『酸，辣，——豆汁粥兒啾！——』了。後來連找那不滿三周歲的小孩子也遊了這嗜好，他常常拿一個銅板，坐在那飯台下面的白色小凳上，同鄰家一個女孩，吃得悠然有味。有時不去喝，必要應着他娘，大鬧一場的。

據飲膳正要本草一類的書，菘豆本是除煩熱，和五臟，行經脈的甘寒之品。北方通常在夏天要吃「綠豆糕」，說是可以解暑。故豆汁雖不登大雅，却也不見得無裨衛生。北平的衛生局長方頤積先生還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豆汁與精製豆漿的比較，雖未承認此物有絕對滋補之效，但到底也沒說他有害。只是說這東西沒經「消毒」或者有不潔之弊！啊呀！我真怕所謂消毒二字。蓋在中國所謂消毒者，即賣的要特別貴之謂也；若使豆汁亦經消毒，如清華園模範奶廠的牛奶之類，不是什麼Bordet氏的熱蒸氣法，便是什麼雙層紙單的瓶子等等，怕也得用銀色的牛奶車向大紅色的門口裏送，每月賬單上要十幾塊了；拉車小子，更安能問津哉？

與豆汁同類街頭小吃，又有豆腐漿與杏仁茶。這都在清晨才有。豆腐漿即作豆腐時豆腐凝結後所餘之漿。杏仁茶則用杏仁粉和糯米粉澱粉之類熬成。慣睡早覺的人常常在

夢中就被這種小販叫醒。擔子總是那麼簡單，一頭是「漿」一頭是「茶」，下面都有火爐，故其吆喝聲為「杏仁兒茶來，——豆腐漿——開鑊鍋啊——」。一端鍋蓋上放一大盤晶潔的白糖，看了牠一定會引起你的食欲的。若在冬日，一聞此聲，開門外出，先哈的一聲呼出一口白色的水蒸氣，以示天氣之冷；用銅元五大枚買一大碗杏仁茶，加糖，調好，縮頸而吸之，其悠然之味，真有為吃牛尾番茄湯的人們所不及知者。豆腐漿也加糖，且有一種較嫩的豆腐，攪碎在內，故亦別具風味，尤妙在其熱得燙嘴，非口中作吸吸溜溜之聲不能吞入，遂使冷凍之意全消。我頂愛那種在街口擺設固定攤頭的杏仁茶，因為其品質較好，且一旁必有一專炸「饅子」（油炸燴）的小販，故可佐剛出油釜的熱饅子而吸之，或將饅子夾入燒餅食之尤妙，北平人呼如此食法為「一套兒」。賣饅子的人總問你：「您夾幾套兒？」即指此。燒餅亦分兩種，一種用礬面加芝麻油作的，名曰麻醬燒餅。一種雖也用礬面作，中無油且層少，只有兩面皮子，中則空空，此種名曰「馬蹄兒」。以我之意，馬蹄兒更好，因其中空易於夾放油炸燴之故。油炸燴，在北平往往指那種炸得焦酥的，其形細長，即南人所稱油條也。若饅子則較粗，且不酥而有韌性，這種韌性吃起來格外有勁。我在上大學時頂喜歡吃西單牌樓白廟胡同那一個攤頭

的燒餅和饅子，因為他做得極乾淨且極熱也。前門大街珠寶市北口那個賣杏仁茶的販子，生意極好，有時駐足於此，一面吃着「茶」，一面看着早晨起來就栖栖皇皇的芸芸衆生，心裏真說不出是怎麼個味兒了。

賣小兒零吃物事者每天不知要有多少。以一種不四不六的糖擔爲最可厭，吹乾了的麵包，冒牌的朱古律糖，東洋劣質的橡膠玩具，另外還有抓彩設備，看起會讓人「惡心殺」。大約中國人之糟，喜歡「不四不六」的皮毛也是原因之一，故有外面是洋樓門面而裏面是暗無天日舊房的建築，有不中不西的廣告畫，有西服褲而長袍的服裝，此皆前迹糖擔子之流也。挑這種擔子的人，也往往有些土頭土腦的市僧氣，與其營業一致，而照顧他的也就是一些不上不下的孩子。我到底是中國人，覺得「中國本位」有時是必要；有一種打小羅賣豌豆糕的零食販我就感到有趣，一天，只有我和小孩子在家，外面小鐘敲動，孩子就說：「買魚！買魚！」我很怪，只好說「沒有賣的！」但他仍是固執着鬧，後來只好開門出去，我開玩笑似的問那小販：「有魚嗎？」我想一定要被譏笑了，誰知他却說「有！」我倒怪起來，問他多少錢一條，他說只要一大枚呢。隨即一面取下一個小瓷，放下他的籃子，掀開手巾，我才看到裏面是蒸熟的豌豆粉，他坐下，挖

出一塊粉，靈巧地捏成一個魚，如果你喜歡呢，肚子裏還可以放芝麻或糖的釘子，捏完，用舊梳子打上一些魚鱗般的細痕，又用細竹枝在頭部按了一個窪洞，將一小塊粉麵嵌進去，就成了很生動的「龍睛魚」了，我心中實不勝欣喜，覺得一個銅板買這麼多的把戲看；就又叫他給捏一個死子，孩子跳跳蹦蹦拿進門來，可惜是不到一分鐘，一尾魚和一頭死子早都進了他的食道了。

從此我才知道街頭有許多巧妙的藝人。

一次，又是孩子向我要求，說要吃「江米糕」。這又使我莫明所以了，還是他母親告訴我外面就有賣的，也只要一大枚一塊。我到外面一看，果然有一付擔子，一頭有個銅瓶一般的鍋爐，那一端則彷彿餛飩擔的盛面和餡子的二層桌。這純樣的小販接了我的錢，用小勺盛了一下糯米粉，打開銅瓶上的塞子，原來是一個有着小洞的蒸籠，不過只有瓶頸一般大小，瓶腹中則盛滿沸水，下面也有火爐，他將一種梅花形的木型放在瓶頸上，把米粉倒入，蓋了蓋子，水蒸氣立刻發出絲絲的細聲，一分鐘左右，他打開蓋，那梅花式的粉糕已成熱了，他又洒上些糖，還放了兩三條山查絲，向一塊紙上一倒，這滾燙的糕就在我手中了。我詫異他那繁雜的手續，但並不見有幾個小孩子買他的糕吃，况

即買也不過一兩個銅板，然則這種艱難的生意，又如何來維持他的生活呢？

夜生活的象徵者是銀飽擔，炸豆腐擔，和硬面饅饅小販。年節前後，更有桂花元宵。深夜，遠遠望到大街上豆樣大的燈光，和水鍋裏蓬勃的白色蒸氣，一個人幽手幽脚地走回家去，這真是一首不能寫出的詩。據說這種夜食販，都是給賭徒預備的，或亦經驗之論。賣硬麵饅饅的叫賣聲往往在三更左右，時常是我已睡醒一覺的時候。聽了那幽厲聲音，不由得浮起一個寒僮老者瑟縮在風寒中的影象。有人說這種小販專替人家拋棄私生子，只要將孩子縛置在門前，並附以相當報酬，他自會給你掩滅得無踪無跡。若然，則這種人是殘忍的抑是慈善的？真不好說。

這古老的城池會經過幾度滄桑了，但這些微渺的人事却依然。而今我們又陷在極度苦痛的低氣壓下，想到什麼胃活，太陽牌橡膠鞋，大學眼鏡之類布遍了全市，這些可憐念的而又極窮貧的食物，或者也要到了末日嗎？！

一九三五歲尾，寫於城頭號角鳴鳴之聲中

自己的東西，自己並沒對它怎樣的愛護過，但是當它變成了別人的所有時，却有些戀戀不捨了。

我為什麼離開北平？

我在北平有幾間小小的瓦房，屋前有一方寬大的院子。（在北平，要有一個寬大的院子，原是很方便的事。）在那裏，我曾種過花，養過魚。我有許多的書，新的，舊的，足夠我研究，也足夠我披覽。但我為什麼要離開北平呢？

我一定要離開北平。

我住夠了北平。北平，這個古都，看了這個古城的城牆，也足夠要我離開它了。它是烏灰的顏色，它是經了多少年來雨打風吹而被剝蝕得腐朽，牆頭和老人的牙齒一樣的參差頹毀，牆根遍是殘磚敗瓦，它是整個的代表了這故都的一切。

## 北平的貨聲

呂方畧

這樣的城裏，包着一大團灰塵，灰塵連天的飛騰着，所謂「無風三尺土」，如果遇到最富有故都風味的大風，那麼人的肉眼鼻喉，可以讓灰土塞閉住。可是不要下雨，下雨雖然可以把灰塵壓下，但滿街變成了泥漿，由一隻大香爐，一變而成一個大墨盒。

在這一團灰塵的香爐裏，住着好多的「安善良民」，他們和氣，他們謙虛，他們也畏縮，他們也懦弱。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坐在房裏挨餓，但決不想到怎樣才能有飯吃；他們有飯吃，但求安居樂業，不管統治者是軍閥，是官僚，還是外國人（關於這點，實亦有歷史的背景使然，當另文言之）。他們信神佛，可是自從「那二十六年」以後，神佛也不再睜眼了，於是他們信「鬼子」，在他們的信仰上，「鬼子」代替了神佛。他們喜歡舊的，古的，墨守成法的，遵古家傳的，於是「沙鍋居」的生意興隆了。但他們謙短，不喜歡人家指點出來，周作人先生一句「北京人有奴氣」，便惹起了一場筆墨官司。他們懂得精神勝利的妙訣，途中因踏屨之嫌，便可以破口大罵，這個罵那個是「孫子」，那個罵這個是「混賬王八蛋」，越罵越遠，怨憤便消逝在兩者間的距離中了。這一切，把我擠出了北平。

我到了南京。

這裏，我的行動的範圍，僅僅是几席之地。在几上讀書，寫文；——席上睡覺。書，僅僅是幾本，文呢，寫論文。找不着參考書，只好寫雜文，——種花呢，——得了，想它幹嗎？

几一席之外，還有一扇小小的樓窗，在几和席上盤旋得厭了時，便把頭伸出窗子。窗外有一些茅棚，一些瓦屋，還有幾座小樓，還好，沒有穴居，不然倒像是一部「住的進化史」。

住房的人，都相安無事，那所小樓上的涼台上，時常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在玩。獨自時，就打毛衣什麼的，兩三個人時，便很活潑的有說有笑。時常掛在她嘴邊的一句是「乖乖曬底冬」！住那瓦房的人，每早要把馬桶放在門口，刷了晒，晒了刷，好像在顯示自己的財富。住那茅棚的人，時常用不知是一種什麼油燒菜，又臭又辣，餘味襲鼻，能夠繞鼻三日。

在這一堆形形色色的房子間，有一條巷，巷裏的灰塵倒不多，但車過處，飛起丈把的灰，倒也不是為怪。下雨時，時常看見有幾隻鴨子，悠悠游戲的在泥漿裏洗澡。



巷裏一天到晚過着許多小販，從早上的賣燒餅油條的，到深夜的賣糕賣餛飩的，嘈雜的在耳邊亂叫。「燒餅，油條，油條，燒餅。」「糕！糕！」機械的，反覆的叫着，真是賣什麼吆喚什麼。

高興時，倒也不暇理會這些，有時心裏不大耐煩，翻翻桌上，一本英文書，兩部中文書，幾本雜誌，沒有一本願意看，心裏有點煩燥起來。於是發覺了牆外的「芳鄰」們，正在刷馬桶，有聲，有色，有味。不知那家在燒菜，燒菜的油香，鑽進我的鼻孔，我聞着像是橡膠鞋掉在火爐裏似的一股氣味，我喉嚨發癢，鼻子發酸，要打一個噴嚏，可是打不出來。於是賣燒餅的來了，錦上添花，「燒餅，油條，油條，燒餅。」機械的吆喚，好像我今天要不買他的燒餅油條，他就在我窗下吆喚一天。

這一切，又使我不得不回憶北平。我是含棄了北平的，可是，我不要，却有人正在等着要它。當我回憶起北平的時候，北平已經不是我的了。回憶裏的事物，是蜜糖，是醇酒，北平究竟是安靜甜美的所在。

北平的女人，像水一樣的活潑，像柳絲一樣的溫柔。說起話來，是那樣的溫雅動

人，我沒有聽過夜鶯叫，但我還要聽夜鶯叫幹嗎？她們清宛的喉嚨，就再放不出一聲沙啞的「乖乖底冬」！

北平的空气是安靜的，坐在小屋裏，就不會有嘈雜的聲音，在這種安靜的空气裏翻跟斗，聞到的是新鮮的空气，絕聞不到什麼燒膠皮鞋氣，踏翻馬桶氣。

但空氣並不就因之像石板一樣。桃花開，便陣陣有桃花香吹過來，梅花開，便陣陣有梅花香送過來，鄰家小姑娘也會唱「桃李爭春」，小男孩就唱起「手把鋤頭鋤野草」。

尤其是，賣什物的，用着美妙的調子，唱着所賣的什麼，音調和什物之間，有一種和諧存在着。這尤其值得回憶。

坐在屋裏，聽到各種不同的音調，叫賣着什物，有的悠揚宛轉，有的哀婉悽惻，有的高亢壯烈，使你心神要跟着它走，感出時序的流轉，發出人性的流露，喜怒哀懼，任着它來領導。

春天深了，「水吞兒入遠囉——」巷口一聲喊，立刻就讓一羣小孩給圍上，一個一個的，一會兒，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把青青的杏子，一團白白的蜜糖，吃得津津有味。

老太太儘管站在旁邊多嘴：「那胡酸的吃它幹嗎？呸，我一看見牙根就冒酸水，……」少吃呀，吃多了鼻子要流血！」小孩可管那個，「我吃了五個」，「我吃了八個」，彼此的爭着說。

日暖風輕，棉衣已經穿不住了，乍換上了夾衣，真有那麼一股快勁。你看着自己的花，有的已經發了芽，有的還沒有長出來，忽的一眼看見空空的魚盆，於是想起要是養幾條金魚不是很好嗎？你聽，「買吶——大小——小金魚兒來吶——」，賣金魚的來了。那麼縱然貴一點，你也非買幾條不可，快樂有時候是花多少錢不能買到的。

等到「一個碼的櫻桃吶——小紅桃兒是——賽過了李子剛——」這聲音吹進你耳朵，就立刻有一個別的聲音伴着來了，「粽子唉唉噉——江米小孫噉——」你便想到端陽節要到臨了。蒲葉，艾葉，雄黃酒，那一樣沒有預備，就趕快預備足吧。

過完了端陽節，天氣就走進炎熱的圈裏去。早晨你也許還在睡早覺，門口早有各種菜販叫賣起來：「芹菜呀，黃瓜，架冬瓜噉——茄子呀辣椒呀，大撇拉噉——」賣花的在叫着：「噉栽花來栽花，栽鳳仙花來，栽江西臘呀——」你也許在他們叫賣聲中醒來，但絕不會罵他們吵了你的睡覺，而你在心頭却得着一個「一日之計在於晨」的奮發的志

念。

夏天的中午，是給人預定好的流汗時期，就是穿一件小背心，也會流汗的。手拿一把芭蕉扇，坐在樹底下，聽蟬叫，看狗吐舌頭，一切都不能使你有一點涼快的機會。唯「使人清涼的，只有那輕快的貨聲：

「噉——買香瓜來，三白的旱香瓜來——」賣香瓜的吆喝着。  
「來吃吧，鬧塊嘗呀，塊兒又來的大來塊兒又得高，  
好啾高的種兒來，多麼大的塊來，  
就賣——一個大錢來！吃來吧，鬧塊嘗呀！」

這是賣西瓜的，雖然吆喚了一大套，還沒吆喚出「西瓜」兩個字。  
你要是聽了還不感到涼爽，那麼賣冰激凌的就來了：

「冰兒激的凌來，雪又花來落，  
又甜又涼來呀，常常拉主道。」  
「玉泉山的水來，護城河的冰，  
噉進嘴裏頭呀，沙沙又楞楞。」

「盛的又是多來，給的又是多，

一個銅子來，連吃還帶喝。」

「一大錢一盤來，您就嘗一嘗，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由他唱去，十套八套，套套不同。

但也有時候，有這麼一二聲飛進你的耳朵：

「唉——唉——冰核兒——啣唉——」

於是你可以很熟悉的，在腦中映出一個畫面，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推着一個小獨輪車，在赤日的毒炎下，奔着，叫着，給坐在家裏不動的人，運送着他們正在渴望着的東西——冰核。

等到日薄西山之後，小室裏餘熱未盡，在院中納涼。直到明月西斜，微風陣陣的時

候，週身才感到一些輕快，哈欠也跟着來了。於是想起進屋睡覺。你倒在床上以後，除

了屋角有一二盞聲叫以外，萬籟俱寂，忽然天外飄過一聲奇怪聲調的「啣硬面餡餅」，

其聲又尖又促，卒然一聲，能使頭髮俱立。要是有一聲「大夜磬啣」，這個幽默的叫賣

聲，一定使你忍不住的。

炎夏走去，西風帶着幾種新的貨聲到來，報告你中秋節近：「啣甜葡萄來——呀，

賽過糖的黍兒來。」

一種半高音的聲調中，混着一點「蕭殺」之氣，不但人聽了感到一種悽然的秋意，

便是花木，也被這種聲音催得凋落了。

接着到了年底。在暖日下，坐着晒太陽，不時的，就有這些貨聲飄來：

「畫來買畫！」

「買一蒲籠子去！」

所謂蒲籠子，便是用稻草束成的籠子，無庸多說。至於畫，昔者畫必以楊柳青的木

板畫是尚，近年來，楊柳青的板畫，已不多見，所見的，多是天津，上海各地的石印五

彩畫。這些賣畫的人，都可以叫進家裏，你儘管一張一張的看，一邊晒太陽，一邊看

畫，實在是很自在的事兒。看完了，你要買他四五張，你就可以看到一付心滿意足的臉

子，走出你的門口。

到「芝蔴尖，松樹枝呀！」的聲音叫起來，那無異是叫着「快到新年了！」的聲音，

北平的公園，是真有着古氣盎然壯嚴偉大的，富於東方藝術的聖潔高雅，能使詩人們追懷古今；文人們所謂良辰美景的迷戀吧？那樣的大而又花木樓閣甚多的，真是城市裏的人們遊目騁懷，曠神怡神的桃源境界了。近來已是夏神的季節，於是應時的公園裏不用說即有人滿之患，尤其文化城的摩登仕紳，男女如雲，也是其他地方不敢同北平市的公園一樣來比美的。

我們先說「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因為它們是姊妹園有着共同性的，全是封建時代遺留給我們的，同時還是在北平市裏唯我獨尊的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勝地。自然一年四季這兩處總可說是最好玩的地方，如「北海」古色的萃真，松柏森森，小船蕩槳，山洞白塔，的確幽妙得很。況且春有桃紅柳綠，夏則茂林叢蔭，秋則落葉浮水，冬則踏雪可以尋梅呢？慢說還有種種花草人物的應時點綴。而「中山公園」的靈雅素淡，

## 北平的公園

魏光銘

年貨馬上要置備齊全，靜候除夕之夜，爆竹聲中，小孩子把着大門口喊：「送財神爺來啦！」

至於北風，吼，凍雪打窗的冬夜，你安靜的倒在厚軟的被窩裏，享受溫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聽到北風裏夾來一聲顫顫抖抖的聲音：

「抓半空兒多給，落花生……」

那時你心頭要有一個怎樣的感覺呢？